

HuilanStudio

NOTEBOOK

THE Fall
Chopin

HuilenStudio

THE FALL of Chopin

Written by LeBaor

B

信息

THE FALL OF CHOPIN

Written by LeBaor

Presented by the HUILAN LITERARY SOCIETY

Publication Year: 2025 April.

Edition: Independent Print Release

Copyright Notice:

All rights reserved.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adaptation of this work is prohibited in most circumstances.

Words of Praise

Rain's Review:

"I wish I could be the heroine."

RoadXY:

"If I had the chance to be a part of your story, I would feel honored and grateful."

Inspired by True Events

The narrative is based on real-life experiences. To respect privacy, all true names and identifying details have been altered.

Contact the Author

Email: lebaor0222@gmail.com

℥ (Twitter): [@NaHlBaor](#)

前言

参照 A 版的路线，然后多了许多内容。

留白 → 皴染^{cūn} → 氤氲^{yīnyūn}

枯笔 → 题跋^{tí bā} → 落印

以及，B 版最隆重的部分：Encore 未来故事。

字体辨识：

宋体：一般表示主角所看所见所想的一般描写，常用宋体描写。

当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我就对她有了很高的兴趣，认为她是一个有趣的人。还记得那一次：……………

“欸，你又不开心嘛？Rain。”

“我让你打我了吗？……”

我感觉这次是不是玩过头了……

还有一种：

楷体：一般表示主角外的描写，比如除了主角以外的人的心理，其他背景信息等。

那天，JsonJeb 在想，要不要继续管她。如果不管 Rain，那么可能她势必会影响到和其他的人的关系，可能因为她，一切的关系就会开始复杂起来。自从上次，那些人开始观察到 Rain 和她感情的时候，那些人一直很生气，但气不到什么，认为这是属于她的一种自由。

您当前持有的版本：100-B。

您当前持有的是 B 版，这里是 Web 信息。

现在@HuiLanStudio 的网页已经推出。你可以前往网页下载这本书的电子版本。

在 Web 中输入：<https://qiannianhz.github.io/HuiLan/>



你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载入网页。注意，由于这个网页是 Github 托管的，你也许会遇到无法载入的情况。

如果遇见了，请尝试：

1. 更换浏览器（不要使用微信 QQ 以及破坏严重的系统定制浏览器，使用 Via, Safari, Edge, Chrome 之类的浏览器。）2. 切换网络环境，尝试使用移动数据或热点载入。3. 使用代理，或者身处国外使用网络（这是最有用的办法。）

B 版相较于 A 版，有什么不同？（在后记查看更多。）

1. 多了番外篇，能够更加了解 Aururo 的成长过程。
2. 与另外的人的故事。
3. 补充了 A 版 Aururo 与 Rain 互动部分遗漏的故事。
4. 对这个版本更加上心，这个版本的打磨程度要比 A 版高。

A 版也有优点，但……

不说了，翻篇看目录，准备开始享受阅读吧。

Contents

目录

B.....	1
信息.....	2
前言.....	3
目录.....	错误!未定义书签。
Opening.....	0
Light Rain 上篇	1
第一部分 留白.....	1
第二部分 皴染.....	14
第三部分 氤氲.....	39
Drak Rain 下篇.....	52
第四部分 枯笔.....	52
第五部分 题跋.....	64
第六部分 落印.....	74
尾声 水墨画	87
Encore 番外篇	92
EEP 1 立意	95
EEP 2 构图	114
EEP 3 勾线	123
后记.....	135

关于 AB 两个版本的区别.....	136
--------------------	-----

Opening

Fortnight

我想我应该被送走，但是他们忘记来接我。

Don't let me write down.

Light Rain 上篇

第一部分 留白

Rain 低下头，目光落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调侃的笑意。她的笔尖轻轻划过纸面，写下一行字：“Sad, Aurora?” 我没有抬头，继续假装趴在桌上睡觉，试图用沉默掩盖内心翻涌的情绪。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脆弱的一面，更不想让她察觉到我的失落。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后低下头，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文字。她的动作轻快，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知道，她总是这样——敏锐、直接，却又不会给人太多压力。

说到她，我不禁想起了这学期以来的种种。故事的开端，仿佛就在前几个星期，一切还是那么平静，却又带着一丝微妙的波澜。

那时，我新学期刚刚开始，经过适应，终于在新班级里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切似乎都在正轨上，直到我注意到她——Rain。她总是和我的朋友 GayRo 走得很近，两人有说有笑，仿佛从第一天起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伙伴。她的笑声清脆，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自信，那种外向的气质让人无法忽视。

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她挺有意思的。她和我们班上的其他女生不太一样，既不拘谨，也不刻意迎合谁。她会主动和男生开玩笑，甚至偶尔会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比如突然拍一下 GayRo 的肩膀，或者在他回答问题时故意打断他，气氛很活泼的样子。

那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个爱闹的女生，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她的外向背后藏着更多复杂的东西。她像一团火，温暖却危险，吸引人靠近，却又让人不敢靠得太近。

我不知道自己对她生出几分特别的情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记忆里，第一次对她留下深刻印象，是在上微机课那天。她站在 GayRo 身后，双手托着，小蹦小跳地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Guyliguyli.....”那声音轻快又随意，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GayRo 转过头，皱着眉看向我，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问：“Aurora，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傻的？”他手指着 Rain，脸上带着点无奈。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Rain 还在那儿自顾自地蹦跶，她的头发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脸上挂着那种招牌式的笑。我愣了一下，心里暗想，她长得其实挺好看的啊，别人只是活泼了点，怎么就成傻了呢？于是我随口回了一句：“没事的啊，我觉得她还挺乖的。”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

Rain 似乎没听见我的话，但就在我说完的那一刻，她的身子明显顿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中了似的。那一瞬间的停滞短暂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随即她又继续哼着她的“GuyLiGayLi.....”，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盯着她的背影，心里却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她是听到了吗？还是只是巧合？

靠在一旁的 Goluld 突然笑了，斜着眼看我，语气里满是揶揄：“咦，Aurora，你看到哪个都觉得乖吧……”他的声音带着点不屑，像是故意的玩笑挑衅。我没理他，只是低头盯着地板，耳边却还回荡着 Rain 那轻快的哼唱。

不得不说，那一刻，我是真的觉得 Rain 有点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乖巧，而是带着点灵动和随性的味道，像一只不听话却又惹人怜爱的小猫。她让我想起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或许是一个未曾谋面的故人，或许只是沉睡在我梦境深处的幻影。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但每当她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带着那份调皮又危险的亲密感时，我的心跳总会不自觉地加快几分。

.....

那天的自习，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倦怠又微妙的氛围，我坐在靠前排的位置，手里攥着笔，却怎么也静不下来。脑子里乱糟糟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心底深处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好想我的前女友啊。想她的笑，想她生气时皱眉的小动作，想那些早就被时间模糊的片段。不行，我得做点什么，不能老这么沉在回忆里。我咬了咬牙，翻开笔记本，决定写个小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都倒出来。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场景，像老电影的胶片，一帧一帧地展开。

“……”（以下内容来自《Encore》。）

晚自习，电影。

“欸…克林顿…”

“怎么了”克林顿对 Bazaka 的叹息疑问。

“你自己看，你同桌，***挨着别个坐去了，啧啧啧…” Bazaka 开始摇头，“你不应该离开你的位置，我都替你感到着急呀。”

“那怎么办？”“你直接把她锁在里面，喊她哪儿都别去！”

次日，晚自习电影。

“石头剪刀布！”

克林顿又输了，被劳拉打手心了。

终于写完了这一段，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心里那团乱麻好像被梳理开了一点。忍不住有点小得意，赶紧把笔记本递给 GoHoho 和 GayRo，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自习课上，我坐在位置上，心跳有点快，像在等着什么判决。不一会儿，GayRo 从几个座位外探过身来，手里比了个“666”的手势，咧着嘴喊：“牛啊！快更新！”他的声音压得不够低，引得旁边几个人偷偷瞄过来，我赶紧低头假装没听见，脸上却有点热。

GoHoho 也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低声说：“厉害啊，兄弟，快更吧，吊人胃口可不好。”他语气里带着点调侃，却又真诚得让人挺暖心。

我笑了一下，刚想说点什么，突然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不见了。“我本子呢？”我四下看了看，有点慌。

“在那儿，”GoHoho 随手一指，“在 Rain 那儿，我后桌。”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Rain 正低着头翻着我的笔记本，手指随意地划过纸面，嘴角微微上扬，像在琢磨什么。我心里一紧，有点懵——怎么到她手里了？直接把我的小说拿给别人看，还是给女生看，这多不合适啊！我脑子里一团乱，尴尬得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

“哦...哦，好吧。”我小声应了一句，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心里却像被猫爪挠了一下，痒痒的，又有点不安。Rain 抬起头，目光扫了我一眼，那一瞬间的眼神让我心跳漏了一拍——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她会怎么想？

.....

我趴在桌子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正试着让自己沉浸回小说的世界里，手指无意识地转着笔。就在这时，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愣，抬起头，耳边传来一个熟悉又带点懒散的声音：“嘿！Aurora，你的笔记本。”

我转过身，是我的左边同学，手里随意地捏着我的笔记本，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把本子递过来。我接过本子，心跳莫名快了一拍，忙低声说：“哦，好的，谢谢。”声音有点干巴巴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自然。

总算拿回来了，我松了口气，翻开笔记本，准备继续写下去。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指顿住了——本子里多了一张折得不太整齐的纸条。我好奇地展开一看，上面是一行娟秀却有点随性的字迹，明显是

女生的笔锋，应该是 Rain 写的。纸条上写着：「本来挺有氛围感的，结果突然一句脏话，笑死我了。」

我盯着那行字，脸一下子热了起来，心里涌上一股尴尬——哎呀，她果然看到了，还特意留了条评论！不过转念一想，不对啊，这故事本来就是现实改编的，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有什么好尴尬的？我撇了撇嘴，干脆撕了张纸，刷刷写下一行字：「这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知道吧」然后趁着老师不注意，把纸条折好，偷偷传给了她。

没过多久，纸条又传了回来。我屏住呼吸打开一看，她回了一句：「不得了/ww」。那语气轻快得像在调侃，又带着点俏皮，连“不得了”后面还加了个“/ww”，像是网络上那种笑出声的表情¹。我盯着那几个字，忍不住嘴角上扬，心里突然对这个女孩多了几分好奇——她说话的感觉怎么这么有趣啊？不刻板，不做作，像一阵风似的，抓不住却让人想多靠近一点。

我摇了摇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拉回来，翻开笔记本，继续写我的小说。笔尖在纸上滑动，教室里上课的铃声却在这时响了起来，老师的声音从讲台传来，单调得像催眠曲：“I am a robot...”我一边机械地记着笔记，一边偷偷瞄了 Rain 一眼。她正歪着头，手撑着脸，似乎也在听课，但那双眼睛却偶尔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像在计划着什么。

我低头笑了笑，心想，这女孩还挺有意思的。笔记本摊在桌上，纸条还夹在里面，像个小小的秘密，提醒着我——也许，这个故事里会多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角色。

上课还是一如既往地无聊，窗外的阳光²懒洋洋地洒进教室，在桌面投下斑驳的影子。我低头，笔尖在纸上滑动，继续写我的小说——记录那些已经过去、但仍然停留在心里的事。

¹ /ww:不记得当时的表情符是什么样了，用这个将就看吧。

² 但是是秋日阳光。

就在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嘿……把本子给 Aurora！”

声音从前排传来，带着一点随意。我还没来得及抬头，左边的同桌已经拿着本子拍了拍我的手臂：“喏，给你的。”

我怔了怔，随手接过来。是一本英语作业本，但封面被指尖翻得微微卷起，显然已经被传递过几次。我有些疑惑地翻开，视线落在密密麻麻的字上。

——小说？

字迹不算工整，但笔触流畅，带着一股随性而真实的感觉。我扫了一眼内容，讲的是一个姓苏的女生，喜欢上了一个姓刘的男生。文字间埋藏着细腻的情绪，人物的心理活动被刻画得很到位，那些微妙的犹豫、期待、不安……都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

比起我自己写的东西，她的文字似乎更……怎么说呢，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张力。

我一页页往前翻，直到封面，终于看到那个写着名字的地方——

「姓名：Rain」

心跳仿佛轻轻顿了一下。

是她？

指腹不自觉地摩挲着那几个字母，脑海里浮现出她平时随意又狡黠的神情，还有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调侃。

她居然会写小说？而且，还写得这么好？

我合上本子，抬头看了一眼前排的方向。她正歪着头，手撑着脸，像是在发呆。

忽然，她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侧过头来，视线和我撞上。

四目相对的瞬间，她微微一挑眉，嘴角勾起一个若有若无的笑。

像是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又像是……根本不在意。

我低头轻笑了一下，手指敲了敲本子的封面，把它收进了桌洞里。

看着外面的窗，带着一点寒意，也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这个故事，或许会比我想象得更有趣一点。

.....

自从那天收到她的小说后，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

她继续写，我也继续写。每次交本子时，我们都会在小说里夹杂一张小小的纸条，写下对彼此作品的点评，或是一些无关紧要、却又充满挑衅和试探的话。

每次拆开纸条，读到她的回信时，我总会忍不住笑，然后迅速抬头看她的方向。她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像是在等着看我的反应。偶尔，她会对我眨眨眼，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挑衅，又像是游戏里掌控节奏的玩家。

可我渐渐发现，虽然她平时表现得那么随性、那么敢说敢做，但她的小说却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小说里的女生——那个代号“苏”的女孩，和她现实中的形象相去甚远。

她在小说里是个拘谨、容易害羞的人，面对喜欢的人时会心跳加速、不知所措，感觉连牵手都要犹豫半天。整篇故事充满了一种青涩而内敛的情感，与她在现实中随意调侃、笑得放肆的样子完全不同。

她，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我忍不住开始思考——这究竟是她故意塑造出来的故事，还是她隐藏的一部分？

但我没有去问。

.....

那天，她传来了一张新的纸条。

「给我联网，学校那个网要账号密码，你不给我我不更了哈。」

我低头看着纸条，哭笑不得。

这家伙.....居然还反客为主了？

我拿起笔，回了一句：

「你还反客为主，难道不是你不更我就不给你联了吗？」

可写完后，我总觉得这样回有点过于强硬了，像是在和她较劲，便在纸条下方又补了一句：

「你回去加我微信吧，我到时候给你发过来，或者到时候再说。」

折好纸条，趁着老师背对着黑板写字，我手腕一翻，悄悄把它传了回去。

她很快就收到了，没有立刻看，而是用指尖捏着纸条，在手里转了一下，像是在故意吊我胃口。等到几分钟后，她才慢悠悠地展开，视线落在上面，忽然笑了一下。

她抬起头，目光穿过几排课桌，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

星期五放学，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收拾东西。我把书包往肩上一甩，正准备离开，忽然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

“你要加我微信吗？”

她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我转过头，看到她走在我桌子旁，语气漫不经心，眼神却带着点期待，像是在等待我的回答。

“好。”我点点头。

可随即，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没带手机。

沉默了几秒后，我干脆撕了一张纸，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随手折了一下，甩给了她。

然后等她收到纸条，她把纸条收进口袋里，转身准备收拾东西，离开教室。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道锐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心里“咯噔”一下，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顺着那道目光缓缓转过头——

班主任正站在讲台上，目光如炬，盯着我刚刚递出纸条的方向，脸色阴沉得可怕。

教室里安静得出奇。

我手指微微一僵，心底腾起一丝寒意。

完了，扰乱她的权威了。

害怕了。

.....

回去后，我打开手机，看到一个新的好友申请。

点开一看，果然是她。

我点了同意，没过几秒，那个头像的灰色小人变成了彩色，提示着好友关系的正式建立。

她的昵称是「Rain」，和她在本子上的签名一样。

可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于是我随手发了条消息：

「Rain 嘛？」

几秒后，她回了一条。

「刘皓。」

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一会儿，忽然皱起了眉。

刘皓？

这不是她小说里男主角的名字吗？

什么意思？她在暗示什么？还是随便乱答的？

我本想再问一句，但想了想，还是直接进入正题，问她学校的网络到底要怎么弄。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弄？」

她很快回复。

「下个星期给我弄。」

……行吧，那就等下个星期。

返校后……

说实话，看了她的小说之后，我难免对她本人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小说里的她，和现实中的她，真的很不一样。

就像……一个梦？

像是我某种未曾触及的幻想。

她是那种人吗？她真的喜欢过刘皓那样的人？

我一边想着，一边在教室里收作业，身边的同学陆续把本子递过来，我低头数着，突然——

“砰、砰。”

两个拳头轻轻敲在我的背上。

力道不重，带着点随意和调皮。

我转过头，一眼就看见了 Rain。

她站在我身后，仰着头看我。

她个子很矮，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整个人像个小小的 Potato（土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身高，她显得特别小只，甚至……格外可爱。

她那双眼睛亮亮的，带着点玩味和期待。

我看着她，问：“怎么了？”

“给我联网。”

她理所当然地开口，声音很轻，但语气却透着点命令的感觉。

我看了她一眼，忍不住笑了笑：“等会儿，我收作业。”

“好。”

她竟然这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转身，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开了。

她真的，和小说里的她，一点都不像。

大课间的时候，她叫了我几次。

“嘿，Aurora——”

我装作没听见，低头摆弄着手里的笔。

“喂，Aurora！”

她的声音拉长了一点，带着点不耐烦。

我终于抬起头，看向她。

Rain 正坐在座位上，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手里拿着手机，朝我晃了晃：“过来，给我联网。”

我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起身，走到她旁边。

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屏幕上一个网页卡在加载界面，转圈转得让人心烦。

这个手机看起来有点旧，边角的塑料壳都有些发白了。

我想起来，上次她的手机好像被收了，看来这是她的备用机。

“哎呀……等一下。”她咕哝了一句，手指在屏幕上滑了几下，“这个网页慢死了，我这备用机卡得要命。”

她的语气有点无奈，但又透着点不正经的调侃，像是在埋怨，又像是在演一场无所谓的小戏。

我顿了一下，忽然觉得她的语气有点耳熟。

再仔细一听——

……这不就是 GTA 里的崔佛吗？

她讲话的腔调，甚至带着点那种疯疯癫癫的感觉，直白、随意、不加修饰，带点神经质的幽默。

女版崔佛。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差点没忍住笑。

不过，我还是手脚利索地给她联网，没几下就弄好了。

“行了。”

“好嘞。”

她甩了甩手机，像个小混混似的点了点头，完全没打算再说什么。

我也没多待，转身走开了。

我们依旧交换着小说。

一本本子，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

有时候她会在小说里夹一张纸条，写上一句随意的话，甚至是一个带着“/ww”结尾的调侃。

有时候我也会回她几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带着点游戏性质的对话，没有明确的方向，也不需要明确的方向。

直到有一天，教室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那天老师宣布换座位，我本来没怎么在意，随手把书收起来，等着调动。

等到新座位安排出来，我才发现——

我和她，意外地靠得很近。

近到我稍微一侧头，就能看见她侧脸的轮廓……

近到我们稍微侧头看，就会四目相对……

近到……我们之间的这点微妙关系，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第二部分 皴染

其实最开始搬进新教室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好兄弟坐在一起的。那时候我们挑了个靠后的位置，离黑板远得只能眯着眼看字，教室后面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懒散的味道。可没过几天，班主任就盯上了我。她大概是觉得我的成绩还不错，放我坐后面实在太浪费了，非要把我调到前面去。于是，我被挪到了 Rain 旁边——严格来说不算同桌，也不是前后桌，而是“同桌的同桌”，有点像被塞进了一个尴尬的夹缝里。

我的正牌同桌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 XinRoa，一个挺安静但偶尔也会露出点锋芒的女生。早在换位置之前，我就隐约觉得她和 Rain 挺合得来，俩人凑在一起时总有种默契，像早就认识似的。

今天下午，刚换好位置没多久，Rain 就侧过身凑了过来，声音里带点撒娇的味道：“欸，Aurora，帮我连个网呗。”她眼睛眨了眨，语气软得像在哄小孩。我本来是想拒绝的——毕竟教室里联网这种事，风险系数不低，万一被抓到可不好交代。可她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太会演了，像块奶油蛋糕似的，轻轻一戳就把我心里的防线给融化了。我叹了口气，妥协地拿出手机，侧过身子，小心翼翼地准备给她连上。

就在我低头捣鼓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班主任的声音：“那个.....”她喊了个同学的名字，语气平淡却像炸雷一样在我耳边炸开。我吓得手一抖，心跳瞬间飙到嗓子眼，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把她的手机塞到了我坐的板凳腿下面，动作快得像在演谍战片。

Rain 瞥了我一眼，嘴角抽了抽，低声嘀咕：“不是，你动作也太夸张了吧.....”

“我怕啊！”我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紧张，“我刚开始就跟你说了，给你连网的时候要是手机被收了，你肯定得骂我。”

她听了，歪着头想了想，突然笑了，声音轻快得像在逗我：“没事，真被收了我就去要回来，要不回来——那就只能骂你咯~”她拖长了尾音，语气里半是玩笑半是挑衅，眼里闪着那种让人猜不透的光。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给她连上了网。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我偷偷松了口气，心想，这女孩还真会让人拿她没办法。她笑着看着我，眼睛微微眯着说：“谢谢你！”随后便坐回了她原本的位置。

我一直以为 Rain 是个活泼开朗、爱笑的女孩，总在热闹的场合里占据主角的位置。然而，在那些没有人注意的角落，她的沉默、她的回避、她眼底偶尔闪过的疲惫，却一次次让我意识到，这一切可能只是伪装。

说实话，Rain 是个挺古怪的人。她从来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对别人的关心也总是用一种玩笑式的态度应付过去。只要没人过分追问，她就永远只呈现出表面的快乐。她就像一座藏得很深的岛屿，周围围着雾气，别人靠近不了，也看不清。

我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对她越来越在意。可能是出于好奇，或者是某种更深的情绪，我想更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为什么有时会露出那种躲闪又疲惫的神情。

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递给她：

“Rain，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她接过纸条，眼神凝滞了一瞬，低头沉默了很久，指尖紧紧捏着纸边，好像内心在翻涌着什么。但不久，她还是递回了一张纸条。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自残。”

我看着这短短一句话，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震惊，一方面是难以言说的心疼。但最初最原始的反应，却是——害怕。她好像在预判我的情绪似的，紧接着又传来一张纸条：

“你是不是害怕我。”

我迟疑了一下，手指微微颤抖，还是决定写下：“有一点吧？”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伤心，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生气。但她看完之后，并没有回纸条。她不再看我，也不再传来任何回应，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眼里写满了落寞。

那一瞬间，她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有泪光，但她努力别过头去，不愿让任何人看到她的脆弱。我不知道那一刻她脑子里在想什么，或许是失望，或许是释然。

然后，她站起身，低着头走向了 XinRoa 的方向，把我借她的红笔还了回来说：“既然他害怕我，那就别接近我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却透着一种倔强的决绝。

我当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脑袋一阵混乱。她离开后，我坐在那里，手里的笔僵在习题册上，半个字都写不下去。我望着她离开的方向，心里空落落的。

她还会再理我吗？她会不会像风一样，就这样再也不回来？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一刻开始，我似乎弄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

我按时去了社团课，本以为今天能平平淡淡地过完，脑子里却一直挂着她。她今天说话还是有些冷淡，但我也不敢多想。

回到教室的时候，发现她的位置是空的，干干净净，桌子上连纸屑都没有。那一刻我突然有点不安，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各种念头：她去哪了？是又不想来了吗？她是不是不想再坐这了？又或者，是我真的把她逼远了？

我烦躁地拉开椅子坐下，打开面前的英语书。书上的每一个单词都像是在嘲笑我，根本看不进去。我只是机械地翻着、盯着、发呆

着，直到我突然感觉到背后一股阴风，像是有什么东西贴着我的脊背。

“啊——！”耳边陡然炸出一声，她故意凑到我耳边，声音贴着皮肤炸开。

我身体一震，也不由自主地惊叫出声：“啊!!!”

等我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四目相对。她站在我身边，笑得像个得逞的小孩，眼里是一种坏坏的调皮，像一只偷腥的猫咪，眼尾勾着狡黠的光。

“你……你好好吓哦！”

她一点都不在意，依旧在笑，像是完全没有隔阂的老朋友一样。我看着她笑得那么自在，突然一时分不清她是不是已经不生气了，还是说，她只是路过地对我打了个招呼。

我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口。想关心她，又怕她觉得我烦。于是我只好低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继续对着英语书发呆。

她已经坐回了她的位置，继续和她的朋友谈笑风生，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那种自然和从容让我更难受了，好像刚才我所有的紧张都只是我一厢情愿。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写了一张纸条，推过去：

「你的手没事吧？」

她看到了，表情没有什么起伏，也没有立刻回应。她像是在思考，又像是根本没把我的关心当回事。

她手指慢慢划过纸张，接着，淡淡地写下几行字，又推了回来：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手上没印，我又不会杀人。」

我盯着这几个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说得轻描淡写，却又像是在用这句调侃来掩盖什么。我看着她，她依旧在笑，和朋友们说着我听不太清的笑话，好像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可我知道，她其实没有真正释怀——只是，她不想再被人看出来了。而我，也只能像现在这样，用一张张纸条，试着拼凑她碎掉又藏好的情绪。

就这样吧。我们的关系，像潮水一样退了又涨，涨了又退，却从来都没有被命名过。

但好像，也缓和了那么一点点。

可我发现了，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那种悄无声息的倾慕，像春天里一颗不小心发芽的种子，哪怕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埋得很深，它依然会穿透土层，在阳光里伸出头来，晃晃悠悠地长大。我知道自己越界了，可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想让她知道，却又不敢太明显。我害怕，怕她退后，怕我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纸条仍在来来回回地传递。我们之间像是隔了一层玻璃，既能看清对方的笑，又无法真正触碰彼此的温度。

那天我写了一句：

「Do you like eat Dove? 」

她接过纸条，认真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我：“什么意思？”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

她点点头，嘴角带着点俏皮的弧度：“巧克力特别好吃。我喜欢吃甜的东西。”

那一刻，我觉得她的笑真甜，好像嘴角沾了糖。我盯着她的笑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好像又多了解她一点点——Rain，是喜欢甜食的。

可是，“Dove”并不只是巧克力。

那颗偷偷冒头的喜欢，再也藏不住了。我没忍住，写下第二句：

「那么……你知道 Dove 还有什么意思吗？」

她看了看，有点调皮地在纸条上写了句英文，字母歪歪扭扭，却一下就把我砸晕了：

「Do you love me？」

我几乎是瞬间心跳漏了一拍。她知道？她早就看出来了吗？

她像只得意的小狐狸，吐着舌头笑我，眼神又坏又可爱，那不是普通的捉弄，而是一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的自信。

我脸有些红，脑子也乱了，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却淡淡写下一句：

「我只是有一点点喜欢你，并不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懂……只是朋友的喜欢，对吧？”我写着字，手都在发抖。

她依旧是那个云淡风轻的样子，好像刚刚说的只是“我喜欢奶茶多糖少冰”那样的轻松语气。我却在纸条背后沮丧得几乎垂头丧气。

她歪着头，突然又写下一句：

「sad？」

我摇了摇头，故作平静。可心里却像被什么揪了一下。Rain 真的很会看人心，好像我所有的小情绪都藏不过她的眼睛。她敏锐得像一面镜子，却又总是用最轻松的态度，把一切都化解成玩笑。

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小说里的“苏梓琪”会像她。Rain 其实比小说角色还要立体。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做作，也不像男生幻想中的那样“完美”，她是那种会在意别人情绪、又故意不让你看出来的类型。她嘴上说得轻松，内心却藏着很深很深的什么。

她似乎在想事，低着头在纸上写着什么。动作很快，但我看不见内容。我也没敢问，只是有点小心地抬眼偷看。

突然，她把一张纸条推了过来，上面写着：

「等我走了再看。」

她们马上就要放学了。我捏着那张纸条，有点忐忑，有点期待——

她又在写些什么呢？

那张纸条上的字，我已经记不清了。

但依稀记得，她说自己只是个“替代品”之类的，说我并不是真正的喜欢她。只是误把某种情感投射到了她身上。但她又写道——我们可以做很好很好的朋友。

好吧，好吧……

我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以为，至少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可能，至少……她会“认真”考虑一下，而不是这么把答案塞回我手里。

可能她不是那种会细腻纠结很久的人，对她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干脆的，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她知道什么该珍惜，也知道什么该放下。

我却不一样。

其实，我也有一段过往。

只是，我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

我一直觉得，她比其他人更了解我，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敏锐。她的表情、她的玩笑、她偶尔的“吓唬”、她纸条里的关心，哪怕是最不经意的字眼，都像是某种微妙的试探，又像是一种刻意的疏离。

她在试探什么？

或者有没有可能，她又在逃避什么？

我的目光落在那张纸条上，指腹摩挲着纸的边缘，心里五味杂陈。明明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却像压住了什么，让我的呼吸变得沉重。

她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复杂的？

所以才要选择一种“简单”的方式来面对我？

——朋友。

这两个字，我再熟悉不过了。

可是，我并不很滋味。

钟声响了……

但它好像在我的世界里停滞了。周围的嘈杂都离我很远很远，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盯着那张纸条发呆，像被困在一个角落，所有情绪无处倾诉。

她呢？

她是不是已经潇洒地走了，像往常一样，笑着跟朋友们打闹，毫无负担地继续她的日常？也许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片段，她甚至不会再回头想起，而我却在这片段里反复徘徊，找不到出口。

“算了。”

我低头，收起纸条，心底叹息一声。

收拾收拾情绪，回寝室吧。

打铃了……

我冲出教室，一把搂住张豪，力道大得自己都没控制好。

“我输了……”

声音被嘈杂的人群吞没，但我还是低声喃喃道：“I got lost.”

走廊很暗，天已经擦黑了，教学楼里却依旧人来人往，昏黄的灯光把一切拉得朦胧又模糊。

YeHao 愣了一下，拍拍我的肩：“怎么了嘛？表白遭拒了？”

“没有。”

我还在故作坚强，但嗓音轻飘飘的，像风一吹就要散。“我还是输了，输了……输得一无所有，彻彻底底。”

SanGo 闻声跑过来，表情带点戏谑：“我知道了，是不是 Rain 跟你搞起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你输了？”

“……我伤心。”

“行了，我懂了，就是 Rain。” SanGo 用一种“你就别装了”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再解释，低头盯着掌心里那张被揉皱的纸条，薄薄一张，却像压在心口，沉甸甸的。

回到寝室。

我甩下书包，倒在床上，闷声说：“我想睡觉……I can't stand anything.”

GayRo 探过头，看着我的脸色，声音带点担忧：“你怎么了？怎么死气沉沉的？”

“我输了……”

“你跟哪个输了？该不是……”

我翻了个身，脸朝着墙壁，闷闷地吐出一句：“不是她，是 Rain。”

…？

“哟，果然是她！”

“你不会真喜欢她吧？”

起哄的声音此起彼伏。

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沮丧。或许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期待什么，所以也谈不上多失望。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以后怎么和 Rain 相处。

尴尬，远比伤心更让人难受。

这种情况，我既熟悉，又无比陌生。

——熟悉的是“被逃避”这种事；

——陌生的是，她的方式。

夜晚的风透过窗户缝隙吹进来，我盯着天花板发呆，思绪翻涌。

“算了，就算了吧……”

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从明天开始，我要把她当空气。

——第二天。

教室里，我的内心微微晃动，我走进来，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然后，我看见她来了。

Rain 坐在座位旁，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有话想说…

然后，她递来一张纸条。

“昨天晚上看完读后感（？）”

她的字迹依旧随意，但这一次，我好像能在笔画之间，看到她眼神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

她是在认真等我一个反应吗？

她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安慰？解释？还是确认某种她也说不出口的东西？

我承认，我是有那么亿点点地喜欢她。

可面对她这种看似随意、实则认真地“追问”，我却有些语塞。

毕竟，她是有“男朋友”的吧……虽然那男的从来没出现过，也没人见她 and 谁真的一起过。

这反而更让人摸不清她的真实情绪。

于是我低下头，开始给她写回纸条。老师在台上讲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觉得现在这个时刻，比任何考试题都更难应付。

我刚写了一半，她的纸条又传了过来：

「这个送给你，希望你不要太伤心（？）」

收完纸条，还甩过来了一个便便形状的蜡笔小新玩具。

……我愣了一下。

这什么审美啊！还送个便便？但确实……有点受宠若惊。

她就像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天气，刚刚还是阴天，这会儿却忽然撒下一束阳光。

不过，也正如我曾对自己说的——我没有那么伤心。

我心里的那份喜欢，还没到失控的地步；还没深陷到不能自拔的阶段。

我们现在，至少还可以算是“朋友”。

我们可以传纸条，可以说话，可以分享零食，可以在彼此身边不知不觉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我低头写下纸条：

「我并没有很伤心啦，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的。只是当下确实会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怕你会觉得尴尬，也怕我自己表现得奇怪。但现在看来，好像也还好，你比我想象得还大方，也没当回事，反倒是我自己脑补了太多。你还行，我也还行，我们就这样继续相处下去吧。」

上课，我们依旧是在传纸条。

在这个带着点暧昧、又有点像游戏的氛围中，我根本没打算多想什么规矩或者尴尬。

传纸条这种事吧，说实话，比听课好玩有趣多了，它更像一种仪式感，尤其是跟她之间。

她会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我们之间来回传的纸条折起来，塞进她的笔袋最深处，甚至还会用那种可爱的便利贴包住。有时候我不经意看到，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奇妙的满足感——

她是在认真珍藏这些东西。

这些写满碎碎念的纸条，成了我们之间一点点特殊的回忆。

虽然，我是被她“婉拒”的人——但每当她笑起来，或者做出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我还是会忍不住，觉得她真的、真的很可爱。

就比如前几天的一件事：

那天她伸出手来，半靠在我桌上，软软地说：“给我。”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撒娇，又有点漫不经心。

我一时兴起，想逗逗她，没直接递过去糖，反倒轻轻锤了一下她的手心。也没用多大力气，只是想让她反应一下，然后再笑着递过去糖。

结果她手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有点黯淡。

然后，整个人就像风吹过的小狗尾巴草似的，垂下脑袋，趴回了桌面。

一句话也不说了，像突然被打败的小动物。

.....我当时愣住了。

她是真的生气了吗？还是觉得我不尊重她？

再想起她眼神里那一瞬间的失落，我的心也开始像打翻了的墨水瓶一样，乱糟糟的、慌乱不已。

我不该逗她。更不该让她因为我而失落。

明明她连一个便便玩具都舍得送我，明明她会认真保存我给的每一张纸条.....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中二但我觉得必须要做的决定——写一封长长的“致歉信”。

像以前初中那样，我写过很多封“告白信”，写过很多给那个早就已经走远了的“她”的情感信，试图用文字让对方明白我的全部真诚。

现在我也决定用那种“写作文”的方式，给 Rain 写一封“郑重的道歉信”。

我从午自习开始写，一直写到上课铃响，还没停笔。

上政治课了，我还趴在桌上继续写。

我的笔迹一行一行铺开在演草纸上，认真得像在誊写誓言。

Rain 注意到了我在干嘛，疑惑地偏头问我们中间的 XinRoa：“他在写什么？”

XinRoa 斜着眼扫了一眼我，耸耸肩回答：“不知道。”

她大概也看出来我神情的专注了，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张纸条：

「做笔记。」

一看这句，我突然觉得有点心虚，有点好笑。

她不是冷冷地生气，也不是彻底不理我，而是以这种方式提醒我“别走神”，还是像往常一样。

我继续写，把那些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句子一笔一划地写下去。

“我打你绝对不是故意的，你当时情绪变了我真的注意到了，我不是没看见。只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我也太害羞、太笨拙了……很多话我没办法当面说出口，所以只能用纸条告诉你。I am so sorry.以后我一定会控制好分寸，不让你再不开心了。”

纸条传了过去。

过了几分钟，她又传回来一张更小的纸片：

「认真写笔记。」

简单的四个字，后面还画了个冒汗的小表情。

但这一次，我看到那小小的涂鸦时，心里突然就松了一口气。

她原谅我了。

她不是那种一下子就情绪爆炸、然后再也不理人的人。她反而比我想象中温柔，也更包容。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更懂她一点了。

她不是没心没肺，也不是忽冷忽热。也许，她只是很敏感，所以才选择用嬉皮笑脸的方式来伪装情绪。她不是没在意，而是比谁都在意，所以才怕显得太认真。

我捧着纸条，心里热乎乎的。

或许，有些喜欢就该这样慢慢来，不慌不忙，不吵不闹——在纸条里慢慢交换彼此的思绪，

在一点点靠近中，把朋友的关系，悄悄发酵成一些更模糊、却又更真实的感情。

她依旧像往常一样继续上课，边记笔记边偶尔偷瞄我一眼。

而我也收起纸条，乖乖打开政治书，翻开那一页。

当然，我记得，还有那么一次。那天是中午，阳光从教室窗户斜洒进来，光斑在她的头发上闪着金棕色的细丝。我们又闹着玩，具体细节已经模糊了，可能是我又不小心碰到她了吧，或许是说了什么玩笑话，也可能是单纯她的小情绪突然上线。

她就突然趴下了，整个人埋在臂弯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只突然没了电的小猫，整个教室的喧哗仿佛都与她无关。

我顿时慌了，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一拍——她是不是又被我惹不开心了？

我心里突然一紧，明明嘴上一直说着“开玩笑而已啦”，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往她那边靠近了一点。

我小心地弯下腰，低头凑近她耳边，小声问：“你怎么啦……是不是……？”

她还没有动静。那种沉默让我有点害怕。

可就在我刚想继续说点什么的时候，她猛地抬起头，脸上忽然扬起一个坏坏的笑容：“骗你的，吓你一下！”

我整个人当场愣住，脸上的表情可能瞬间从紧张、慌张转变成极致的无奈。

“你……”我张嘴半天才憋出一个字，“哎呀你真是……”

她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盯着她的笑，半天没说话。

真的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Maybe this is love?

有时候感情可能就是这样，在对方一个眼神、一句调皮话语里，你突然感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心头悄然泛起。那种情绪，不像告白那么轰轰烈烈，也不像分手那么刻骨铭心，它是悄悄的，但每次回想起来都泛着温柔的光。

那之后的几天，我们依然聊得很欢。

课上课下，纸条一封接一封，莫名其妙的，有时想拉扯她的手。把纸条递过去，她准备拿过去的时候，我不松手的力气……

“想摸手？”

“Maybe, Maybe.”

我们之间的互动就像两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在“无声”的课堂里构建一座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

她有时会轻轻看我一眼，我也目视回去。

“你看什么……”

而每次我看到她低头看纸条笑的样子，心里都会涌出一种奇怪的感动。

她还在笑，我还在等，这样也挺好的。

某天晚上，我回到寝室，心里还在回味我们白天一起吃零食分享的画面。

SunDai 突然从上铺探下头来，神秘地看着我：“Aururo，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我脱了外套，刚准备坐下。

他一边低头滑着手机，一边用一种带着点八卦的语气说：“其实，我觉得你和 Rain，挺有机会的。”

我的动作瞬间停了，心跳“咚”的一下。

“怎么说？？？”我语速都快了一些。

“她和她男朋友关系其实不太好。那个男的啊，就只是想睡她，其他的都不走心。”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气，“而且，我之前和 Rain 聊天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你挺好的。”

我听到这里，脑子就像被丢进一颗小型炸弹，整个人都炸了。

心跳开始没规矩地乱跳，耳朵仿佛也开始泛红。

“真的哟。”我简直站不稳了，鞋子都快踩歪。

“真的啦，我可以给你看聊天记录，她还夸了你的。”

我咽了咽口水，脑袋一热，却突然说：“我不看！”

然后直接一把躺上床，盖上被子，眼睛瞪大盯着天花板。

“我现在困了！管她男朋友睡不睡她，反正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话是这么说，但我整个人仿佛一秒都睡不着。

心跳声大得像鼓点一样，耳边还反复回荡着一句话：

她觉得我挺好的。

她……真的夸我了吗？

她的“挺好”，到底是朋友之间的“你人不错”，还是一种更特别、更柔软的喜欢？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嘴角藏不住那点小小的笑意。

也许，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吧。

至少现在的我，对明天，充满了期待。

算了写点东西吧……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教室，靠在窗边，望着走廊那头。阳光正好，整栋教学楼还没彻底醒来，只有零星脚步声。可我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说不上来的期待、忐忑、不安，搅在一起。

早读快开始了。

当她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那一刻，我竟莫名地笑了。

她穿着还是那件熟悉的校服，好像拿着点东西走过来，眼神没看我，却在路过我课桌那一刻轻轻撞了我一下，嘴角勾起一个小小的弧度。

我心跳得有点快，假装镇定地坐好，低头把昨天的纸条重新塞进课本里，仿佛要再从那些字里找出一丝“她可能喜欢我”的线索。

但，今天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传着纸条，嘻嘻哈哈地聊些无聊的段子，调侃老师的小癖好，或者分享零食。

可我控制不住，还是写下了那封纸条。

不是表白，但也差不多了。

我想把我那点点的喜欢，用一种不那么直白的方式告诉她。

我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笑笑打过去，轻松回我一句“哎呀我们是 FRIEND”之类的话。

但我没想到，她的回信却出奇地沉重。字迹仍旧是那种随意的、不拘一格的风格，可字里行间却带着一股压抑的重量。

「你和我互动之前就知道我有 BF，虽然我和他感情不好，但不可能那么渣……如果我说，你和我谈恋爱，然后我必须让你改变，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就自残，这样你还会喜欢我吗？」

看到这段话的瞬间，我整个人都像被掏空了一样。

教室依旧喧闹，老师在讲课，同桌在打瞌睡，前排有人偷偷在玩手机——可这一切都好像离我很远很远，我只看着那张纸，手指有点抖。

她在跟我说一个假设，一个极端的、沉重的假设。

是她太理性了吗？还是，她其实早就知道我有那么一点喜欢她，只是一直选择了绕过去？

我不知道怎么回。

我把笔拿起来又放下，纸条折了又展开，终究一笔未落。

然后，又一张纸条被传了过来：

「我说的话有点重了……你还会写我吗？」

我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好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写”是什么意思？是写日常里的她？是写纸条的她？还是继续把她写进我小说的故事？

我拿起笔，写了几个字，又划掉。

最后，我只是写了：

「写什么？我能写什么？」

回应很短，甚至可以说有点冷，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过了一会，她又递来一张纸条。

这次没有任何调侃、没有可爱的小画、没有表情。

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

「好吧，缘分到这里只有 See you。」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扛不住了。

像是一记锤子，直接锤在心上。不是很痛那种，而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像一团厚重的雾，把我整个人都包住了。

我盯着那张纸条，眼睛发酸，却又不愿让自己在这种时刻显得脆弱。

身边的人依旧在笑，在闹，老师还在讲着课。

而我，就一个人坐在课桌前，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慢慢、慢慢地在我胸口弥漫开。

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会难过。

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你，而是她“喜欢”得太小心、太压抑，压抑得让你也不敢靠近。

我低头，把那几张纸条一张张叠起来，塞进我衣兜里面，准备下课扔掉。

那不是一段简单的对话，那是我心里一场没能正式开始的告白，一场悄无声息就被“See you”封存的结局。

窗外的阳光还亮，却一点都不暖了。

中午的阳光带着点闷热，食堂里人来人往，嘈杂声夹杂着锅铲的碰撞和饭菜的香味，我却一口饭都吃得没滋没味。

饭后，跟着同学晃悠悠地回到教室。我刚坐下，眼神本能地往她那边扫了一眼——空的座位，整洁得不像她。

她不在。

我靠在椅背上，愣了几秒，心里有点空。也许她只是去窜班了，也许去找朋友了。

可我脑子里突然很想写点什么，情绪不写出来，我可能会憋坏。

于是我把练习册摊开，在最后一页的空白上，写下了一句：

「I FOUND THE WAY TO LET YOU LEAVE」

那句子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矫情。但又确实是实话。

我现在的的确是有些伤心，可伤心又怎么样呢？我还是得坐在教室里听课，做作业，像个没事人一样。

可我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好像真的裂开了一点点。

正当我发呆时，铃声响了，学生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我也收起了笔。

就在我准备从包里掏书的时候，忽然觉得背后一凉。

我猛地一转头。

Rain 正站在我身后，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一瞬间我真的吓了一跳，以为她又想用那种恶作剧的方式吓我。

但她没说话，也没有笑出声。

她只是站着，安静地等着我让出通道。

我下意识往旁边挪了下，把腿收紧，她这才轻轻地走了进去。

路过我身边时，她肩膀轻轻靠了一下我，动作小到几乎不能察觉，却还是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就在我还没回神的时候，她突然弯下腰，拿起我放在桌子上的笔。

我愣住。

她在我本子边缘，随意却漂亮地写下一个词：

「Sad?（不开心吗？）」

写完后，她没有解释，也没有回头看我，只是淡淡一笑，然后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因为，她不是不知道我在难过——她全都知道。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张昨晚写到一半的纸条，那个“读后感”，本来是为了回应她昨晚最后那句：“I am sorry, ~~but I love you.~~”

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是道歉？是深情？还是……她自己也没理清楚？

她昨晚的纸条信息量太大，甚至夹杂着一丝文学式的伤感情绪。她提到《半岛铁盒》，提到《我落泪情绪零碎》，说“我们好像有点太亲密了”，然后又留下一句不带任何注释的：

「I'm sorry, ~~but I love you.~~」

这句话像一根刺，卡在我心口一夜没拔掉。

我本来写了很多，赞她多有趣、多懂我、多善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很特别，比朋友亲密，又不像恋人那么热烈，但却真实得让人眷恋。

只是昨天写到一半，寝室熄灯了，草草收尾。

可今天，我还是决定把这封“读后感”交给她。

纸条的末尾，我写了一句：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

我折好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传给她。

她接过后没说话，低头就开始写。

她写得很快，笔尖划过纸面的速度几乎跟我心跳一样急。

我没有看她的表情，只是一直盯着她的背影——那个背影不再像之前那么轻松愉快，她的肩膀微微耸着，好像有话憋在胸口，非要写出来才能解脱。

教室外的阳光一点点斜过来，照在她的侧脸上³。

她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在我心上敲了一锤。

我有点怕她的回信。

但我又，迫不及待。

那张纸条被她折得很整齐，传回来的时候，我几乎是屏住了呼吸去接的。

轻轻展开，那熟悉的字迹扑面而来，还是那么不修边幅，却带着她特有的温度。她写得不长，但每个字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像是她一字一句坐在我面前说出来似的。

——「其实，我也不敢说清楚，但我好像也对你有点感情。」

看到这句话，我心头一震，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了地。明明只是“有点感情”，不是“我也喜欢你”，不是“我愿意”，不是任何承诺，但它就是能狠狠地撼动我心里那个一直在小心翼翼等回应的角落。

她接着写道：

——「There'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 that I can promise you — I love you.」

一首歌的歌词，她没有写出处，但我懂她的意思。

³ 实际上当时没有阳光，全是想象。

她不能给我很多，她不能推翻自己和别人交往的事实，她甚至不能保证以后还会继续和我联系……但她能承认，在这一刻，她的确，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

是那种躲在课堂后面偷偷笑的喜欢，是那种透过纸条传递的小心翼翼，是她对我说“Sad?”时的温柔，也是我们靠在一起时的那种，微妙却真实的默契。

她在纸条的末尾，还加了一句：

——「朋友之间也可以喜欢吧？」

我一瞬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她。

是啊，我们是朋友，但我们真的只是朋友吗？从那些“无意的”靠近，到那些似有若无的关心，再到她突然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的“SAD?”，我们之间，真的只是朋友之间的“喜欢”吗？

我把纸条捧在手里，一边笑着，一边又想哭。

说实话，我感到一种奇妙的轻松。不是因为得到了“爱情”，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感受这些情绪。她也有感觉，哪怕只是“有点点”。

我在本子边上回了一句：

——「好吧，那就做有喜欢的朋友吧，至少这比什么都不说要好。」

她看完纸条，抿着嘴笑了笑，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她眼睛里的星光，虽然不耀眼，却藏着很多未说出口的情绪。

我们继续传纸条，继续在课间嘻嘻哈哈地互怼，继续在放学路上一起走一段。

好像一切都恢复如常了，甚至比之前更近了一点。

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会去想——

这一段“比朋友稍微多一点”的关系，能维持多久？

她和她的男朋友那边始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她情绪有时候不稳定，我知道她脆弱的地方很多。而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没有办法给她多么明确的未来。

我们像是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上，彼此小心翼翼地靠近，又不得不在心里拉起界限。我们之间没有承诺，没有名分，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支撑这份“喜欢”。只有一张张纸条，一些躲在字缝里的温柔。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发呆，望着教室窗外的天空发呆。

——这段关系，还能走多久呢？

也许很快就结束了，也许明天她就突然远离，也许某一天我也会累，不想再写纸条，不想再强作镇定。

但至少现在，至少今天，她传回纸条的时候，她写下了“I love you”。

不是戏谑，不是调侃，是她认真地，用那一贯潦草却不含糊的笔迹，写下的情感。

那就足够了吧。

就像那句歌词一样——

There'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 I love you.

我无法许诺未来，但此刻，我是真的喜欢你。

第三部分 氩氩

“喂——你过来一下，我亲你一口。”

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地从旁边传来，像一颗石子丢进我本就平静不了的心湖。

我正低头写作业，笔尖还停留在半个字上，手顿住了，脑袋却猛地炸开了。

我不是没听清，而是根本不敢相信她会这样说。

是 Rain 喊的，毫无预兆。她说得自然又轻松，就像是在问“这道题怎么写”，但偏偏内容是那样令人心跳加速。

我装作没听到，继续低头，但心跳已经“咚咚咚”像是锣鼓敲在耳边。

她没放过我，语气里带着一点点撒娇的催促，又重复了一遍：“要得不要得？不说话我当你默认哦？”

我轻轻抿了一下嘴唇，用一种介于调侃和自我保护之间的语气回道：

“If I say yes, you will say that just a kidding, If I say no, you also will say that just a kidding.”

话音刚落，我就看见她愣了一下，显然没听懂我那句半调子的英语，但她并没有在意，反倒露出了一副“哎呀你别躲啊”的样子，突然，轻轻拉住了我的手。

是那种很轻很轻，却带着电流的触碰。

我的心差点跳出喉咙。

“要不……我亲你口？”她侧过头，看着我，眼睛像是藏着星星，亮得让我无法直视。

我嘴角微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发出一点含糊的语气词：“哎呀……”

我心里当然想啊，怎么不想？我可是偷偷喜欢了她那么久，可是她真的、真的只是开玩笑吗？

她大概看穿了我那点小胆怯，又笑着凑过来：“你看嘛，这么多人，怎么亲啦？不如……放学去走廊那边？”

她故作正经地说，声音压得很低，却像是故意贴着我的耳朵讲的。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脸也开始发烫，根本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要不？”她咬着下唇，又轻声补了一句，“亲你个手？”

“我手不是已经在你那儿了吗……”我小声嘟囔，声音细到几乎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她挑了挑眉，一副“哦？”的表情：“那亲手这事，不是应该你男生来做吗？”

我一下子语塞，脸一下烧得更厉害，连空气都变得燥热起来。

我下意识想移开视线，但她却逼着我看向她，一脸期待：“亲了哦？亲了哦？”

我的脑袋像是当机了，嘴上却硬撑着，说了一句：“Anyway……”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像是放过了我一样，笑着摇摇头：“算啦，算啦，亲什么亲，牵个手就好啦。”

说完，她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像是这个动作本该发生。

我的心，还没从“亲一口”的高压状态缓过来，手却被她的温度包住了，整个世界突然像是被摁了暂停键。

这人……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明明一句话就能让我乱成一锅粥，明明一个小动作就让我失控，但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笑着继续看她的书，留我一个人，在心里反复回味刚刚那几句话、那个眼神、那一下轻轻的握手。

也许，这就是喜欢吧。

既暧昧得让人头疼，又甜得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秒。

.....

又是课间，又是疯疯闹闹的时光。

Rain 依旧像往常一样和我打闹，轻轻地拍我一下，我便假装生气地回拍一下她，突然，她的鞋带给踩开了。

“欸，我鞋带开了。”她嘟囔一声，蹲下来开始低头系。

我看着她蹲在那儿，小脑袋晃啊晃，突然就生出了一种想摸摸她头的冲动——那种念头来得猝不及防，但又止不住地膨胀。

她头发细软，有点毛茸茸的，看起来就很好摸。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地落在她头顶。

她没有反抗。

我胆子又大了一点，轻轻地揉了揉，像在摸一只猫。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就顺手按了一下她的头，还有点坏心思地想让她起不来。

她没动，过了一秒，突然朝我这边偏了一下头，身体也不自觉地靠近了。

然后，她猛地叫了一声：“哎——哎哎哎！这个不行啊！！”

我一愣，还以为她真生气了。

结果她抬起头，脸蛋通红，嘴角却压不住笑意：“你这个姿势不行，会被举报封直播间的你知不知道！”

“啊??”我彻底愣住了。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刚刚那个姿势，如果从后面看，真的……呃，有点太“亲密”了。就算是闹着玩，这也……太超界了吧！

我赶紧松开手，脸一下子烫得像被打火机点燃似的，急忙往后缩了缩，手心还有她头发留下的余温。

她站起来，脸红得跟熟透的苹果似的，却像要爆炸一样地笑着：“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害我现在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真的被你整得有点晕。”

她边说边回到座位上，却还是不安分，开始疯狂地传纸条给我。

第一张：

「太带派了，再来一次！」

我嘴角抽搐，回了一张：

「我 Shy 了，让我好好听课好吗……」

她又回：

「不行！开房吧。」

我吓得差点把笔掉了，又忍不住笑了：

「哎呀我是真的 shy，给我缓缓行不行……」

她再传一张纸条，还写上了：

「你看看我脸，现在不也红着呢？莫名其妙被你整得……哎，怎么说呢，被你整爽了？」

我直接把脸埋进胳膊里，根本没法面对她。

这女生真的太会撩了，哪怕她嘴上说着“朋友之间喜欢也可以”，但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往我心里倒火一样。

我真的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下一节课都不用上了，我得

被她甜得发烧。

.....

晚自习放学，她要走了，我就喊住她。

我小声问了一句：“Where are my goodbye letter?（我的离别信在哪？）”

她歪着头看着我：“What goodbye later?（什么待会见？）”

我看着她那双装着调皮和疑惑的眼睛，摇了摇头：“算啦.....你不记得就算了。”

她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盯着我的背影多看了几秒。

也许她真没记得，但我记得，那天她写的那张“再见”的纸条，我是怎么一句句地读，怎么一句句地被刺痛。

只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种“暧昧而混沌”的状态里，我都分不清是继续前行，还是原地绕圈。

可我知道，我真的很不舍得——

不舍得这个和我疯打的女孩，不舍得她忽然凑过来的笑，不舍得那一句：“算了，还是牵个手吧。”

哪怕是玩笑，我也宁愿相信它是真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天气和平常一样，连阳光都和昨天没什么差别。

但她变了。

从我进教室的那一刻起，我就察觉出不同。Rain 还是坐在那里，还是和别人嘻嘻哈哈地聊天，但就是没再看我一眼。她的眼神避开我，甚至感觉 Love days is yesterday news 也没回应。仿佛一夜之间，她把我们之前所有的互动，所有玩笑，所有暧昧，全都打包封存，然后扔进了某个我永远够不到的地方。

我一开始还以为她在闹脾气，故意玩冷战。

直到我听别人说，她最近好像喜欢上了隔壁班的某个男生。那一刻，我就像被人迎头浇了一桶冰水，从脖子一直凉到脚底。

我没法接受。

真的没法接受。

前一天我们还在传纸条，她还在开着“要不要亲一下”的玩笑，我还在脸红心跳地应对她的每一句话，还想着她给我弯腰系鞋带那些事，我还说别人搞作。结果今天.....她突然就不接近我了。

其实，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说什么。毕竟，从头到尾，她都没有真正答应过我什么。我也没真正拥有过她。

但我的情感呢？我的思念呢？那些在上课里一笔一划写下的纸条，那些假装若无其事却悄悄观察她笑容的眼神，那些控制不住的期待和想靠近的冲动.....这些该怎么办？

我只能逼自己去接受这份落差。逼自己在她面前装作毫不在意，继续笑，继续正常地生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去追问，她可能会笑我“srsly？”；如果我去表达，她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点”；甚至更残忍的可能是——她会用那种云淡风轻的语气说：“我从来没喜欢过你啊。”

所以我不敢问，不敢说。

只能藏。

藏在每节课的沉默里，藏在纸条空白的角落，藏在假装无所谓的微笑下面。

但我的笔，停不下来。

我还是在本子上写着，写那些她永远不会看到、也永远不会回应的话。每一个字像是一道伤口，但我还是忍不住去写。

因为写下来，至少，我还能假装她还听得见。

我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下课了。没吃早饭的我猛地合上本子，把它塞进抽屉里，然后冲向食堂，像是要把那些未说出口的情绪也甩在身后。

可惜，那些情绪一直跟着我。

我在笔记本的最后，留下了这样一段：

「Rain:
*I don't Care what happened,
anycase,I wan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LeBaor」

这是一段没有收件人的告白信，也是一份再不会寄出的温柔。

我知道她不会再回头看我，但这份心意，至少我自己记得。

吃完饭回来，我只期望：

早点放学吧，让我尽快逃脱这一切，这样一切都会过去的……回到宿舍就有其他事情可以转移注意力，不再去想这些复杂的情感，甚至不再去想她。

但是，今天过得真的好慢，课也听不进去，睡也睡不着，摸鱼也根本不可能，仿佛一切都被她占据了。她没有主动找我聊，但她又在我周围，总是出现在我视线的角落，像个隐形的牵绊，让我无法摆脱。

我有些迷失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

于是，我又拿起笔开始写东西，像是想通过写字去排解那些满脑子的

情绪，尽管我知道这不会有什么改变。

「GayRo:

我知道她从来.....是我的情愫.....」

这些话有些自怜，但我又觉得它们能帮我整理一点点心情。可是，正当我写着，我隐约听到 Rain 的声音。

她在问 XinRoa: “他在写什么？”

我顿时心跳加速，仿佛一切都暴露了。

XinRoa 撇了我一眼，然后回道：“不知道。”

我没有回应，但心里却掀起了涟漪——她关注我了吗？在乎我在做什么？

这节课开始了，老师让我们看《红楼梦》。

老师的讲解枯燥无味，而课堂的气氛也跟着低沉。通常这种时候，我会找点乐子，做点小动作来分散注意力，可今天我的心思不在课本上。

甚至连上去帮忙弄多媒体的心情都没有，尽管我是唯一一个能操作电脑的。

突然，我听到她叫我：“Aururo.....”

我心里一紧，转头看她。她好像有些在意我刚才写的东西。

“你今天在本子上写了什么？”她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一瞬间，我慌了，难道那个本子被她看见了？我没注意到她是不是从我书桌上看到我的笔记本，还是她根本没看，只是想逗我。

“什么？”我故作不解，想转移话题。

“就是你的那个作业本.....”她继续问，语气带着一丝不明的期待。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我尽力装作轻松：“嗯？什么？”

然后下意识地咳了一下，赶紧补充，“咳咳，Rain... I don't care... I love you.....”

我心里一阵慌乱，简直恨不得立刻消失。

可她竟然没停下，还在期待我的回答。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堪，“好好，你别说了。”我赶紧打断她，声音有点抖。

她似乎玩得很开心，依然带着戏谑的语气说：“快上去弄多媒体，不然我就大声念了。”

我心里一阵乱麻，既想逃避，又觉得她这么调侃其实有点让我心碎。我没办法拒绝，只能机械地站起身，去执行她的“命令”。

我匆匆忙忙地解决了多媒体的问题，心里一片混乱。等我回到座位上时，她又冲我笑了笑，眼里带着那种我无法捉摸的意味：“一天写些啥子哦，有点猎奇了哈。”

她的话像一根刺，轻轻地插进了我刚刚才试图安放好的心情。

这句话看似轻松，带着戏谑的口吻，却让我感到无比沉重。

猎奇？我真的是这么可笑吗？

我拼命掩饰，心里却如同一块碎片，在她的每个玩笑中慢慢崩塌。

我低下头，觉得脸上的笑容越来越难以维持。| |

“that's enough.”我低声回应，尽量保持冷静，虽然内心早已乱成一团。

可是心里那股无名的痛，依旧挥之不去。

周末，我以为自己会崩溃，结果还好——没那么惨烈，只是躺在床上发了整整一天的呆。不是不想她，是不敢想。

我一边想着周一怎么回学校面对她，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在收拾东西。

幸好，我的备用机到了，总算有个能让我转移注意力的玩意儿。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只想沉进别的世界里，不用面对现实里的Rain。

对了，还得带几瓶酒——

俗话说：借酒消愁，消得一干二净。

星期一，我回到教室，她依旧坐在她的位置上，和那个她喜欢的人说说笑笑。

我心里那种说不上来的难受像水管漏水一样，没声没响地一直流，一点点把我掏空。

但也好，我也找到了我的方式：谁也不打扰谁，各自安好，各自沉沦。

于是，我默默摸出手机——

原神，启动！

“滴——”还没登上账号，手机就被收了。

我苦笑了一下，看着讲台上巡逻的老师⁴，又转头看了看她。

她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一下——那笑不是那种会心的笑，而是一种……讥讽的、嘲弄的笑，像在说：“你还没放下啊？”

我忽然觉得脸火辣辣的。

行吧。那就喝点小酒吧。

45度的江津白酒，放在书包最底层，没人会注意。中午没机会

⁴ 当时是在宿舍被收的，不是教室。这里这样写只是为了故事情节更加紧凑。

喝，晚自习老师又刚好请假——老天都给我开了绿灯。

我抿了一口，感觉喉咙被火烧了一样，然后慢慢地，一股晕乎乎的舒适感爬上来。

我忍不住又喝了一口，再一口。

脑子开始轻飘飘的。

那些压抑的情绪、委屈、羞耻、愤怒、喜欢、无力——一齐涌了上来，我开始语无伦次地在脑子里喊：

Rain, Laura.....你们是我的 Only。

可 Rain 你也是个坏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吊着我、玩我、用那种温柔的声音跟我说“喜欢”，却转眼爱上别人？

我又不是个工具人，为什么我连个解释都没有就被你抛下？

我低着头，又猛喝一口。**啊，痛快。**

我一边喝，一边发疯一样在本子上写字，又在乱涂乱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边角画了 Rain 的名字，然后又把它划掉，一笔一笔划得发狠。

突然，我感觉有人在笑我，是 XinRoa 吗？还是 Goluld？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不管了，喝！

又是一口。

我脑子里开始浮现 Laura 的脸，我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们说好放手，说好不再纠缠，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她。

“那烟和酒也都戒了，证明有多在乎你了.....”

我默念着以前写过的词句。

“一个人的爱情很简单，两个人的相爱为什么变得很难？”

心脏很痛。

我的酒呢？

我抬头迷迷糊糊地看着四周，酒不见了。我去问 XinRoq，她耸肩说不知道。

肯定是 Goluld 和 GayRo 偷偷拿去喝了！

我站起来想去找，可一阵晕眩袭来，我脚一软，**砰**地一声摔回了座位上。

不疼，但脑袋像被铁锤砸过一样嗡嗡响。

“哇哈哈！”有人在起哄，我听不清是谁。是他们在笑我？还是我自己在笑我自己？我不知道了。

意识开始模糊，但我还记得，我还看得见灯光晃来晃去，Rain 似乎看了我一眼，我不确定那是什么表情，是心疼吗？还是嫌弃？

突然 Goluld 冲上来，把我拖出教室，拉到厕所里，我记不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他拍我脸，说：“你清醒点啊。”

我迷迷糊糊地靠在墙上，只知道我现在好累，好想睡一觉，不管这世界了。

后来好像班主任发现了点什么。听说他以为我低血糖发作了。

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送回了家。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带着点宿醉的疲惫和一些尴尬。

我知道，今天他们肯定会问我，昨晚发生了什么——

可我最怕的，其实是 Rain，她会怎么看我？她会笑吗？还是，根本不会在意？

更怕的是，她不会问，她什么也不说，就那样平静地和别人说笑。

那样的冷淡，比任何一句“你太幼稚了”都要伤人。

我坐在位置上，看着阳光一点点落进教室，我突然发现——

比酒更苦的，是清醒的这一刻。

回来之后，Rain 开始和我聊天，就说我干了什么，还模仿我倒地的动作，还给我录了视频……我真的是服了……

然后 XinRoa 提醒我看我的笔记本，结果我写了一堆：

“XinRoa，你相信爱和喜欢吗？”

“不相信。你喜欢谁，Rain 吗？”

“Maybe……”

我继续糊涂着，然后说：“XinRoa，如果你相信爱情和喜欢，我现在就给她发信息。”

只不过 XinRoa 当时说不相信。

哎呀当初我在说什么胡话。

不过 Rain 好像也把我删了，好了，不相往来吧，我喝都喝了。真的是服了。

Drak Rain 下篇

从这里开始，大多都是虚拟故事了。

第四部分 枯笔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终于受不了了。

是我先动的手，是我，先删的她。

我已经反反复复憋了好多天，那种压在心里的委屈、疑惑、不甘，还有……一点点卑微的喜欢，像泡在水里的纸张，一点点地胀开，最后再也撑不住，烂掉。

我原本不是要说“互删”的。

我原本，是想发这样一段话的——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只是玩我还是怎样？我已经搞不懂了，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喜欢我，要么不喜欢我，你选第二个我们就互删吧。”

我把这段话打在草稿里，一遍一遍改词，删掉又重写。

“要么喜欢我，要么不喜欢我。”

这话太硬了，是不是太像在逼她？

可我真的不想再这么吊着了，像一条被拴着的狗，朝着一点点温柔摇尾巴。

我转头问 Goluld：“我这样发行不行？”

他正在那边刷短视频，咬着薯片，说：“行啊，发！你要不给自己个痛快，永远都在那儿拖着。”

“……我不好意思发。”我咬着牙，说。

寝室里灯光晃得人眼花，哥几个正在玩游戏，喊来喊去的，一片

吵闹。

我内心却像个泥潭，静得要命。

“算了……”我咬紧了牙，把那些字删了。最后只留下一句：

“好，互删吧。”

发送。

我把手机一扔，扔在枕头上。然后闭上眼，长出一口气。

……

……可我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明明不是想说“互删”的，我明明是想让她一个答案，想听她说：“我没有玩你，我是真的喜欢过你。”

但我发出去的，却是最简单、最决绝的那一句。

我好像，是把自己的退路也封死了。

我一夜未眠，翻来覆去。那句“互删吧”像一张白纸贴在我额头上，让我自己也开始质疑自己：

你是在争口气，还是在闹脾气？你是真想断了，还是还在等她回应？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去教室，一路上都在想她会不会找我，会不会问我为什么发那句话。

她如果问了，那就说明她还是在意的。

她如果没问……那就真的完了吧。

结果呢？

她真的问了。

但也仅仅是问了一句。

像是在说：“为什么删我？”

声音轻飘飘的，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我愣了一下，嘴角想动一下，说点什么，但心里空空的，找不到语言的钩子。

我想说：“你不觉得……我们已经不像以前了吗？”

我想问：“你有一点点心疼我吗？”

可我最后只是笑了一下，说：“没事。”

她也没再问。就这样，一笔带过了。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也许，这段关系已经 **Maybe 的 Over** 了。

但我们都不说出口，

就像地震后留下的裂缝，我们绕着走，假装还住得进去。

可我心里清楚，从那一刻起，

有些东西，已经断了。

.....

时间一天天在流逝，我也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她，离开我以后，依然过得很好。

她照样和朋友笑闹，照样按时吃饭回教室，照样在我不在的世界里活得丰富而完整。好像，我只是她青春过客名单上的一个模糊注脚，一闪而过，便再也无人提起。

既然如此，那就谁也别打扰谁了吧。

我开始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把注意力放在作业、课程、社团活动上，试着和别人多说几句话，哪怕大多数时候只是尬聊。我告诉自

己，“Rain”这个名字应该从我的日记本、手机备忘录、乃至梦里都一点点淡下去。

直到后来，我遇到了 Kumeow。

Kumeow 是那种很快就能熟起来的人，性格很好感觉随意媚男，但又很细心。我跟她说了很多关于 Rain 的事——我的心情，我的后悔，我的犹豫……她听完之后，气得跺脚。

“你是笨蛋嘛？”她直接拍了我一下，“人家都哭了，你在那儿装……，耳机一戴、眼神一飘，当你是空气，她还能喜欢你才怪。”

“……可我不是不想安慰她，我只是觉得——我这样的人，真的配吗？”我低声嘀咕着，声音有点发虚。

“你不是我们班的你不懂，她那些情绪，我就算安慰也没有用。她会好几天不理我，转头又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事。她根本不是为我哭的……我又算什么？一个备胎？一个过渡品？我哪里感受到什么所谓的‘特别’？”

Kumeow 听我说完，也不再吵了，只是微微皱着眉：“那你现在想怎样？放弃她？还是继续纠缠下去？”

我沉默。

她叹了口气，说：“下次她再哭，你啥都别说，就递一张纸巾就行。”

“……我不敢啊。我真的害羞。我怕她看我那种眼神，我……我还是觉得我不配。”

“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Kumeow 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咽了回去。

场面有些冷。我试着换个话题想缓和下来，哪怕是闲聊点别的。但说着说着，又绕回了 Rain。

“唉，你知道吗……Rain 她……她曾经自残过。”

Kumeow 脸色变了，抬手捂住嘴：“真的哦？她……那这个……也太重了吧……她能伤害她自己都不在乎，肯定会伤害你。”

“嗯。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顿了顿，“她说以前那样做过，但现在没有了。”

我忽然想起，那个纸条传来传去的下午。那时候我紧张地写下一句话：

[If I found your arm have new wounds, I will say goodbye to you.]

如果我看到你手臂上有新的伤口，我就离开你。

我写完的时候，其实是希望她能停下。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无力的爱。

她看完时没有回纸条，只是低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很小声地叹了口气。她没说出口的话，我至今都没猜透。也许她生气了，觉得我太冷血，也许她难过了，觉得我根本不理解她。

又或者，我是真的当时越界了。

和 Kumeow 聊完那天，我确实有种松口气的感觉。她像个清醒的旁观者，把我藏在心里的混乱一一挑出来摊在阳光下，让我不得不面对。

可是啊，就算你理智地知道自己该放下，情绪却总是偷偷绕回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她背影一闪的时候。

Rain……她依旧在追求着别人。

别人，不是我。

是隔壁班那个总是 active 的男生，是她朋友里提起过人，说他多么多么好之类的。

她从不犹豫，从不羞怯，就那样大大方方地追着自己喜欢的人跑。下课铃一响，她就像小猎豹一样冲出教室，而她的座位——空空的，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留给我一眼熟悉的背影。

她变了。

我知道。

以前的 Rain——哪怕嘴上说着“我讨厌你”，依然会跑来逗我，抢我橡皮，假装生气地拿手遮住我的作业。可现在的她，仿佛已经不记得我们曾经那些瞬间了。

我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她只是路过。”

我告诉自己：“她有自己的选择。你别妄想。”

可每次她追完别人，红着脸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都像是被重锤敲了一下。

不是嫉妒，而是……一种失落。

失落她的心从未真正停留过。

我把这些都憋在心里，用手机刷刷消息，滑过她的头像，就像滑过一阵风。可我骗不了自己。

她哭的时候，我其实都看到了。不是偶然，是每一次都看到了。

她在她的位置肘着低声啜泣，或者上完课悄悄捂住眼睛……我都注意到了，我甚至好几次在她旁边思考了很久，只差一步……我还是可以说出：“你还好吗”“要不要……”……

但我没有。

我还是觉得，我不配。

我终究不是她“特别”的那个人。就算我走过去，她大概也只是尴尬一笑，然后说：“你管我干嘛？”

于是我学会了装作没看到，把耳机降噪打开，感觉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装作她不是我心头的那个人。

她曾和我说过，△的东西——我感觉她有点反感这种亲密。可她却总是制造出这种结构，让人沉溺在其中，却始终不选择谁。

她不会明确拒绝谁，也不会彻底靠近谁。

她模糊不清地表达感情，却又轻易获得每一个人的靠近。

她明知道有些人喜欢她，却故意假装不知道，然后又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对你说一句：“你最近，好像不理我了哦。”

她有点……任性。

有点自私。

有点享受别人围绕她旋转的感觉。

她的世界就像是个舞台，她是主角，我们都只是背景板——偶尔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仿佛给了我们万千光明。但她转身之后，你又什么都不是了。

有时候我会恨她这种性格。

她不止一次用甜言蜜语引人入梦，又在对方动情时轻描淡写地撤退。

她说想当“朋友”，可她做的每件事都让人产生误解。

她说“只是玩玩”，可你痛的时候，她不会安慰，也不会道歉。

——我其实真的不是没生过气。

可这些话，我哪敢当面说出口。

我总觉得，自己哪怕再愤怒，在她面前也只能低头认输。

谁让我喜欢她呢？

哪怕她品性不完美，哪怕她弄伤了我这么多次。

我还是放不下。

哪怕她对我早已无意，我还是……想了解她，靠近她，哪怕一点。

时间总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往前走，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被困在那个名叫 Rain 的情绪牢笼里。可后来发现——人哪有真的忘不了谁，只不过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出口罢了。

我把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 Kumeow 身上。

一开始只是随便聊聊，后来不知怎么的，我们开始频繁地通话、分享。

她总能找到一些有趣又奇怪的话题，把我从烦闷中拉出来。

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唱歌，手机开着，嘶哑地唱着那句：“你说你想逃开松手，爱太累爱得不自由，因为我给不起最简单的承诺。”

唱得不准，也不在调上，但很快乐。

就像是在用跑调的旋律拼命治愈心里的裂缝。

Kumeow 是个挺特别的人。

她不会像 Rain 那样若即若离，也不会忽冷忽热。她不试图探寻我每一寸情绪，但我却总能在她身上找到那种“安稳”。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喜欢，而是一种……就算你今天很烦、很烂，她也还是愿意听你说完话的那种平静。

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她会讲她家猫的傻事，我会讲今天课间谁又怎么怎么了。她总能笑着回应一句：“你们班还可以。”

慢慢的，我发现注意力真的可以被转移。不是强行逃避，而是自然而然地从一个人的阴影里走出来，迈进另一个有人陪伴的光亮之地。

Kumeow 并不是 Rain 的替代，她是她自己。

我从来没有对她产生“我们要不要在一起”的想法，但我必须承认——有 Kumeow 的日子，至少不会那么难受。

就像生活里突然多了点颜色，不再是一整个灰色调的春天。

当然，后来我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那天正好我在刷抖音，忽然一下子断掉，像生活给我泼了一桶冷水。

可我并不觉得难熬，反而有些小期待——等放学我还能见到她。

即使聊不了天，至少她还在我半个教室之外，有时转个头，我还能看到她在窗边看书的样子。

她成了我在学校的一个“想法”。

一个不用刻意追求、不用藏来藏去的想法。

一个让我觉得，“啊，今天也可以慢慢过下去”的理由。

不过嘛……Rain 有时候还是会来找我说几句话。我们座位本来就近，偶尔课间没事，她会靠过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几句。

那天，她突然拎着一盒塔罗牌跑到我桌边，一屁股坐下，说她最近在研究“算命”，特别神。

“来玩一会呗。”她眼神里有种捉弄的兴奋，像小时候趁人不注意偷糖吃的小孩。

“你想算哪个方面呢？”她晃着卡牌，“爱情，学业，还是……未来？”

我随口应了一句：“未来吧。”

她点点头：“行，你抽四张。”

我不怎么信这些，但还是配合她抽了几张卡，摆在她手边。她看着那几张卡，眼睛扫了一眼，也没怎么认真解释，只是翻了翻嘴角，笑得有点欠揍：“你没有未来，找不到 GF。”

我一愣，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喂喂喂，这种话也说得出口啊。”

她耸耸肩，一副“就这意思，你能怎么办”的样子。像是随口一说，又像是故意说出来试探我的反应。

我当然知道她在玩……可也不是完全玩笑。Rain 总是这样，话语像糖纸裹着针，不扎你，却让你觉得心里痒痒的。她说的是“你找不到 GF”，这语气、这方式，像是在把我从什么念头里硬生生拽出来，又不负责任地撒手不管。

我没有接话。以前我可能会顺着她的语气，半开玩笑地去反问，去表达点什么……可现在，我心里已经慢慢住进了另一个人了啊。

我突然觉得，Rain 不是真的在意我有没有未来，她只是……没事找点乐子而已。

而我，已经不想再把感情当作游戏，也不想再被反复来回试探。

我低头继续写练习册，没有回应她那句“预言”，只当风吹过去，没听见。

可她坐在旁边，低声哼着不知道哪来的旋律，像只猫似的在我身边盘旋，懒洋洋却有一点警觉地观察着我。她应该也知道，我没完全从她身上移开目光。可我也知道，这目光，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希望靠近”的凝视了。

是曾经在意过的残影。

以前，我曾隐隐察觉到——只要我和她之间有一点点不对劲，不管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还是她忽然心情不好，我们之间的气氛一变，她就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走向别人。

准确地说，是走向别的男生。

她嘴角上扬，像平时一样轻松地笑着，对别人说：“来抱一个。”

动作很自然，像开玩笑一样张开双手，可那男生刚要靠近时，她又躲开了，嘻嘻哈哈地笑着，好像是在调侃。

我站在远处，看着那一幕——不光是看到了，更是被某种说不出的情绪牵动着。

说不气，是假的。

但我不敢表现出任何吃醋的迹象。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她不是我的什么人。就算我对她心动过、写过那么多纸条、用那么多天去关心她，那也只是我单方面的事。

我试着说服自己，她只是太爱玩，她只是跟谁都开得起玩笑，她只是习惯这样表达情绪，可心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个声音：

“她是不是在有意无意地，惩罚我？”

是不是因为我哪句话惹她不开心了？是不是因为我最近有点冷淡了？是不是因为她察觉我对 Kumeow 的注意力多了一点点？还是……她本来就从未在意过我呢？

她习惯在情绪低落时找到“替代者”，用新的注意力掩盖旧的不安。这种情绪调节的方式，不一定是恶意的，但对被卷进去的我来说，却像一场没有明确边界的游戏。

她说：“来抱一个。”

我心里却像被人抽走了一块什么。

我不是没想过去提醒她，那样的行为可能会让人误会，也可能会让人受伤，但我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说什么，她也未必会听。她会笑着回答一句：“我就是玩玩嘛。”然后用那种熟悉的、洒脱的语气，把一切都当成是我太认真了。

可我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啊，我是个会喜欢、会在意、会不安、会受伤的人。

我曾一度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对她足够温柔、足够理解、足够耐心，她就能慢慢把我当成一个特殊的存在。但现在我才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回应你的真诚。

她只在她想要的时候靠近你，在她难过的时候找你，在她觉得孤独的时候对你说“我懂你”，可当她重新获得力量，她转身就能笑着说：“来抱一个”，把你留在原地，像是你从来没重要过。

我知道自己不是多么耀眼的人，也许我身上没有她喜欢的那种“危险”气质，也没有那些男孩那样的胆大张扬，可我以为温柔能换来温柔，我以为在乎能换来在乎。

但现在，我只能逼着自己接受：**她从没承诺过什么，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这句话很冷，也很清醒。

可它就是事实。

她仍然是那个时而天真、时而复杂的女孩。她仍然会在课堂间隙开玩笑、在走廊尽头跳着步走开、在需要安慰时随意找一个人依靠一下——只是那个“依靠”，不一定是我了。

而我，也不该再是那个随时等待、随时心碎、随时试图拼凑她情绪的傻瓜。

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不能再只活在她的情绪里了。

而现在，我想朝前走了。

第五部分 题跋

第五部分的内容多以虚拟为主，其中部分内容更是“我”的幻想，请不要过度代入和分析。其中，第五部分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文笔展示！

我的内心像是被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痛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一刻，所有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我再也撑不住，趴在桌子上，低声抽泣起来。泪水模糊了视线，桌面的木纹渐渐变得扭曲，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我感觉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进了一个**梦境**——一个**虚幻却又真实得让人心碎的梦境**。

在这个醒不来的梦里，一切都像是被重新编织的画面。我没有和 Rain 吵架，那些尖锐的争执和冷漠的对峙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之间一种奇妙的和谐，仿佛时间倒流回了某个温暖的瞬间。她依然是那个让人捉摸不透的 Rain，情绪像风一样飘忽不定，亲密却又疏离；而我，依然只是她生命中一个模糊的影子，顶多算是个“朋友”——一个永远无法踏进她内心深处的旁观者。

“你不要伤心啦，是因为我而哭的嘛……？” Rain 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轻柔中带着一丝戏谑。她侧过头看着我，眼里似乎有一闪而过的关切，但那语气依然是她惯有的模样——半真半假，像在试探，又像在调笑。她伸出手，像是想拍拍我的肩膀，却在半空停住了，仿佛不确定该不该触碰我。

我心里更痛了。那种痛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无力感。我不想听她的安慰，也不想面对她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我倔强地转过头，把脸埋进手臂里，任由泪水浸湿袖口，继续无声地哭着。她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但我却只想逃离，逃离这个梦，逃离她带给我的混乱。

就在这时，上课的钟声刺耳地响起，像一把冷冰冰的剪刀，硬生生剪断了这个虚幻的片刻。Rain 顿了一下，轻叹了口气，然后转身走回了她自己的座位。她的背影一如既往地轻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而我却还陷在桌子上，泪水和梦境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把我牢

牢困住。

.....

第二天上午的自习课，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慵懒的气氛，窗外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课桌上，映出一片细碎的光斑。我和后桌的 Yanwang 聊得正起劲儿，话题从昨晚的电视剧跳到学校里的八卦，笑声时不时从我们之间迸出来，压都压不住。Yanwang 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支笔，脸上挂着那种懒洋洋又有点坏笑的表情，时不时凑近我，低声说些只有我们俩懂的冷笑话。我笑得肩膀一抖一抖，头都不自觉地往后仰，完全沉浸在这份轻松里。

就在这时，Yanwang 的眼神突然一闪，像是捕捉到了什么。他停下手里的笔，微微眯起眼睛，视线越过我的肩膀，投向前排。我顺着他的目光回头，却没来得及看清什么，他已经压低了声音，带着点揶揄的语气说：“喂，你别跟我聊了，瞧瞧前面的 Rain，那张脸啊，不开心和生气都写得明明白白……”

我愣了一下，转头去看。果然，Rain 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背挺得笔直，头微微侧着，正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目光盯着我。那双眼睛像是两道冷光，直直地刺过来，带着点莫名的情绪——像是生气，又像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眉毛微微皱着，手里捏着本书，像是忘了翻页，指尖却不自觉地用力，把书角都捏出了褶子。阳光落在她脸上，反而让她那表情显得更冷、更尖锐。

“管她干嘛？”我嘴上这么说，语气故意装得满不在乎，转回头继续跟 Yanwang 搭话。我提高了点音量，故意让声音听起来更轻松，还顺手拍了下桌子，像是在强调什么笑点。Yanwang 配合地笑出声，接过话茬，聊得更起劲儿。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背后有股奇怪的压力，像一道无形的视线黏在我身上，怎么甩都甩不掉。那种“第六感”越来越强，像根细针，轻轻扎着我的后颈。

Rain 真的会在意我的情绪吗？我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是丢进水里的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我偷偷侧

过脸，用余光瞄了她一眼。她还是那个姿势，手肘撑在桌上，手指随意拨弄着书页，眼神却已经移开了，落在窗外，似乎在看远处的树影，又似乎什么都没看。可她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下沉，还是泄露了一丝异样。我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她在乎吗？还是只是我自作多情？这个问题像个钩子，勾得我脑子乱糟糟的，连 Yanwang 后来说了什么，我都没听太清。

.....

跟 Yanwang 聊完没多久，笑声还在空气里回荡，XinRua 就从教室门口探进头来。她头发有点乱，像是刚跑过一趟，喘着气朝我招了招手。我抬头看她，她快步走到我桌边，低声说：“下完延时第二节课，Rain 叫你去美术室。”她的语气平淡，像只是单纯传话，可眼里却闪过一抹意味深长的光，像是在期待什么。

“哦，好的。”我点点头，声音尽量装得随意，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经过上次那场争吵——那些刺耳的话和冷冰冰的沉默——我以为我们之间早就画上了休止符。现在她突然找我，是要和好吗？还是又一场新的试探？我低头盯着桌角，手指不自觉地抠着木头上的划痕，脑子里乱成一团。

延时课结束后，夕阳已经斜斜地洒进走廊，把地面染成一片暖橙色。我一个人走到美术室外的阳台上，趴在栏杆上，盯着楼下渐渐散去的人群发呆。阳光暖烘烘地落在脸上，可我却觉得手心有点凉。风吹过，带起一阵淡淡的画室里飘来的颜料味，我眯起眼睛，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却怎么也压不住心里的那点期待和不安。

突然，有人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背，轻快却带着点力道。我猛地一怔，转过身，正对上 Rain 那双复杂的眼睛。她站在我身后，手还停在半空，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又像藏着什么说不清的情绪。“你来了哦？”她的声音轻飘飘的，带着她一贯的戏谑，可那眼神却五味杂陈——像是温柔，又像是审视，甚至还有一丝我抓不住的疏离。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指轻轻一碰就收回去，然后歪了歪头，说：“走吧，去美术室。”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美术室，门一关，周围的空气瞬间沉了下来。房间里静得让人耳鸣，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和远处操场的笑闹声，像另一个世界。画架上还散落着未干的颜料，桌角堆着几张皱巴巴的素描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油彩和木头的味道。我咽了口唾沫，心跳得有点快，紧张得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现在下课了，走廊上的人几乎走光，这空荡荡的美术室像是只剩我们俩，连影子都被夕阳拉得细长，投在地板上，交错在一起。

Rain 走到窗边，背对着我，静静地看着窗外。夕阳在她侧脸上镀了一层金边，发丝被风轻轻吹动，像一幅画，却又透着股让人不安的冷意。她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放松，似乎在酝酿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靠在她旁边的窗台上，装作不经意地盯着外面的操场，可余光却忍不住偷偷打量她。她抿了抿唇，像是下了什么决心，终于转过头，眼神直直地锁住我，Rain 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像是想从我眼里挖出什么答案。夕阳在她身后晕开一圈模糊的光，让她的表情显得更加难以捉摸。沉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之间，我刚想开口打破这份安静，她却先说话了，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颤抖：“我没有安慰你吗……？”她的语气像是责问，又像是自嘲，尾音轻得几乎被风吞没。我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回应，她突然往前一步，双手猛地推在我胸口。

那一下来得太突然，力道不算重，却让我心头一震。她推开我，转身就往后退，动作干脆得不假思索，像是在逃离什么。我下意识伸手想拉住她，手指刚碰到她的袖子，脑子里已经闪过一堆想说的话——“我错了”“别这样”——可喉咙却像被堵住，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她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眼神冷得像冬天的湖面。“别碰我！”她几乎是喊出来的，声音尖锐得刺耳，随即用力甩开我的手。那力道前所未有的大，像是在把我推到一个她再也不想触及的距离。

我僵在原地，手还悬在半空，掌心空荡荡的，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Rain 没再看我一眼，转身大步走向美术室的门，推开门时，木门吱呀一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我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夕阳把她的身影拉得细长，孤独得像一幅未完成的画。

她刚踏出门口，就撞上一个站在外面的男生。我不认识他，他穿着松垮的校服，头发有点乱，斜靠在走廊的墙上，像是在等人。看到 Rain 的瞬间，他皱起眉，语气里带着点急切：“怎么了？”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扫了一圈，像是被什么震住了。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才发现 Rain 的脸色沉得吓人，像是暴风雨前的天空，眼角湿润，泪水在灯光下闪着微光。她低着头，用手背狠狠擦了擦脸，可泪痕却越擦越明显，像藏不住的裂痕。

Rain 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嘴唇紧抿着，像在压抑什么。她低声说了句什么，我离得太远，听不清，但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被情绪卡住了。那男生皱着眉，侧过身，像是要安慰她，却在抬头时瞥见了。他的眼神瞬间变了，像是点燃了一把火，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直直地刺过来。那目光像刀子，割得我心头一紧，我张了张嘴，想解释点什么，可嗓子干得像吞了沙子。

Rain 还在擦眼泪，肩膀微微颤抖，像个突然卸下防备的孩子。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总在人群中游刃有余、捉摸不透的 Rian，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脆弱得让人心疼的女孩。可她身边的那个男生却像一堵墙，把我隔在另一个世界。

我低头盯着手机屏幕，屏幕上是一张猩红的枫叶照片，边缘被秋风吹得有些卷曲，像在诉说某种无人知晓的故事。“你说爱我显得很假。”我反复读着这句话，心脏像是被什么轻轻刺了一下。这还是那个 Rain 吗？那个总用笑嘻嘻的语气掩饰一切、让人猜不透的 Rain？她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陌生的疏离，像个我从未真正认识过的人，愈发不真实。

我靠在美术室的窗台上，脑海里全是刚才她泪流满面的样子，还有她推开我时那毫不犹豫的力道。她不是说过吗？她怕麻烦，怕那些黏腻的感情纠葛，怕被人绑住手脚。可她却偏偏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那些暧昧的试探、忽近忽远的亲密，还有现在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眼泪和配文。她把这些乱麻丢给我，让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收拾残局。如果她当初态度坚决一点，不搞这些模棱两可的游戏，我们之间

不就简单得多吗？我们明明不是恋人，只是“朋友”——可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好假，假得像个笑话。

她真的怕麻烦吗？我攥紧手机，盯着那片枫叶，像是想从照片里挖出答案。可越想越乱，像是掉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上课铃声突兀地响起，尖锐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拽回现实。美术室里空荡荡的，只有颜料的气味还飘在空气中，像在提醒我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准备回教室。走廊上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夕阳把影子拉得细长，踩在脚下像是踩着自己的心事。

刚走到楼梯口，我撞上了 SunDai。他背着书包，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看到我后眼睛一亮，快步跑过来，语气里带着点八卦的兴奋：“嘿，你刚在美术室干嘛呢？”没等我回答，他就压低了声音，凑近我，像是怕被谁听见：“你知道不，刚刚那个站在美术室门口的男的，叫 RuiGo。啧啧，事情闹大了。”

“闹大？什么意思？”我皱起眉，心底隐隐升起一股不安。

SunDai 歪了歪头，棒棒糖在他嘴里转了一圈，他笑得有点意味深长：“那些人都知道了，你把 Rain 惹哭了。啧，RuiGo 那帮人可不是好惹的。接下来你可能会，嗯，遭遇点麻烦——哎呀，其实也谈不上麻烦，就是……”他顿了顿，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夹杂着同情和看好戏的复杂情绪，“总之，你自求多福吧。”

“啊……？”我愣在原地，脑子像被他的话砸懵了。麻烦？惹哭 Rain？这些词像一颗颗小石子，砸得我心头乱跳。我想反驳，可一想到 Rain 刚才泪流满面的样子，还有 RuiGo 那充满敌意的眼神，喉咙里的话又咽了回去。走廊的灯光冷冰冰地洒下来，我站在原地，感觉像是被卷进了一场自己根本没准备好的风暴。

我低着头从教室后门溜进来，脚步轻得像是怕惊动谁。教室里自习的喧嚣还在继续，纸页翻动的声音、窃窃私语和偶尔爆发的笑声混在一起，像一团乱糟糟的线。夕阳从窗外斜斜洒进来，把桌椅的影子拉得歪歪斜斜。我刚在座位上坐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感觉到一

道视线从旁边射过来。我一抬头，正对上 Goluld 那张憋着笑的脸。

Goluld，我的另一个好哥们儿，正斜靠在后排桌子上，手里攥着一支笔，像是当道具似的在指间转来转去。他嘴角上扬，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明显在憋着什么大料。我皱起眉，盯着他那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好奇。“你笑什么？”我刚想开口问，他却抢先一步，拖长了调子，声音里满是揶揄：“哎呦，Aururo，刚刚去哪了哦？”

“没去哪啊……”我下意识回了一句，语气有点敷衍，脑子里还在回放美术室里 Rain 泪流满面的脸和 SunDai 说的那句“麻烦”。我不想让他看出我心虚，用力捏自己的手，可余光还是忍不住瞄了他一眼。

Goluld 像是看穿了我的伪装，扑哧一声笑出声，头开始左右摇摆，像在配合什么无声的节奏。他把笔往桌上一扔，身子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别装了，我都知道了，我知道完了哈哈哈。”他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是已经脑补了一出大戏。

“知道什么？”我皱起眉，心跳不自觉加快了点。他的语气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像是有什么我还没来得及抓住的事情正在发酵。“你到底在说什么？”

Goluld 咧嘴一笑，露出一副“你完了”的表情，慢悠悠地说：“我觉得你要遭真实了。”他故意把“真实”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像在给我敲警钟。我的心猛地一沉，刚想追问，他却摆摆手，指了指我桌上的书，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自己现在去读书嘛，下课跟你说。别说我没提醒你，嘿嘿。”

我愣在座位上，手指还停在书页上，脑子里却乱成一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Goluld 的话像个钩子，勾得我坐立不安。我偷瞄了教室前排一眼，Rain 的座位空着，她还没回来。她的书包歪歪地靠在椅背上，像在无声地提醒我刚才的一切都不是幻觉。我深吸一口气，

试图让自己专心看书，可每个字都像浮在水面上，怎么也沉不下去。窗外的夕阳渐渐暗了，教室里的灯光亮起来，冷白的光洒在我脸上，凉得像一盆水泼下来。

没过多久，我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两下，屏幕亮起时，QQ 弹出了三条新的好友申请，头像都是陌生的男生，备注清一色写着：“想认识你一下，聊聊？”我盯着屏幕，脑子里像被点了一根火柴，轰地一下炸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手指悬在拒绝键上方，心跳得像擂鼓，隐隐觉得这些申请背后藏着什么不简单的意味。SunDai 的话在耳边回响——“你把 Rain 惹哭了，接下来你可能会遭遇点麻烦”——难道这就是她说的“麻烦”？我咬了咬牙，果断点了拒绝，屏幕暗下去，可心里的不安却像潮水一样越涨越高。

我靠在讲台，教室里的喧闹仿佛被隔绝在一堵无形的墙外，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Rain 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她泪流满面的模样，她推开我时的冷漠，还有那张枫叶照片下刺眼的配文：“你说爱我显得很假。”我突然觉得好累，累得像是跑了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我永远不可能成为 Rain 的 Only，绝对不可能。她的世界像一片迷雾，我以为自己走进去了，其实只是个过客，连她的影子都抓不住。她给过我无数次心动的错觉，可每一次靠近，都像在触碰一团随时会散的烟。

我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可眼皮底下却涌上一阵模糊的光影，像被拽进了一个梦境。那些画面——美术室的夕阳、Rain 的泪水、Goluld 的笑声——像碎片一样旋转着，拼凑成一幅让人窒息的画。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像有人按下了暂停键。我猛地睁开眼，教室的灯光刺得我眼角发酸，周围的喧嚣重新灌进耳朵，像潮水退去后留下的空荡。

梦醒了。

我猛地回过神，像是从一团浓雾里挣扎着爬出来。教室里的灯光冷冰冰地洒在脸上，周围的喧嚣还在继续——翻书声、窃窃私语、远处传来的笑闹，像什么都没变过。我低头看了看桌上的书，笔还夹在

指间，停在半页空白处。我揉了揉眼睛，试图甩掉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才意识到刚刚的一切——美术室的夕阳、Rain 的泪水、那些刺耳的争执——都只是我脑海里的一场幻觉。我还坐在原地，哪儿也没去，只是陷在自己的胡思乱想里，像个傻子。

我深吸一口气，起身推开椅子，一个人往教室外走。走廊上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夕阳的余晖从窗外漏进来，把地面染成一片模糊的暖色。我靠在栏杆上，盯着楼下空荡荡的羽毛球场，脑子里却忍不住又飘回了 Rain。她的脸在记忆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像一幅画，怎么也看不真切。我突然想起她曾经说过的话——她嫌那种单独约人去美术室的行为有点恶心，觉得太刻意、太暧昧。她笑着对我说，除非是她特别喜欢的男生，她才会愿意在画室里独处，分享那片安静的光影。

可那只是我的梦罢了。现实里，她从没约过我去美术室，也从没给过我那样的例外。我苦笑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栏杆上的漆，凉意从指尖钻进心里。

我开始回想那些更早的日子，那些还没被“朋友”这个词绑住的时光。那时候的 Rain 总爱凑到我身边，像是带着一股风，席卷我所有的注意力。她知道我不会系鞋带，鞋子老是松松垮垮的，像个笨拙的小孩。有一次下课，我们在位置上疯疯打打，搞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突然，她停下来，皱着眉盯着我的鞋，语气里带着点夸张的嫌弃：“你这鞋带是怎么回事？系不成吗？”没等我反应，她就蹲下去，使劲扯我的鞋带，结果发现扯不动。她愣了一下，抬头瞪了我一眼，嘴角却不自觉上扬，语气一软：“算了算了，我帮你系吧。”

我站在那儿，低头看着她熟练地打着蝴蝶结，手指灵巧得像在画画。夕阳从走廊尽头洒过来，落在她微卷的发梢上，暖得像一幅画。我的心跳得有点乱，脸颊烫得像被火燎了一下，嘴里却还是忍不住嘀咕：“搞作，瞎折腾什么……”可心里却偷偷冒出一种陌生的暖意，像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包裹住——有点像“母爱”，又有点像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的感觉。她抬头冲我笑，眼睛弯成月牙，像是知道我在害羞，

故意不说破。

那时候的她，那么真实，那么近。可后来，一切都变了。她不再只是和我疯闹，座位旁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她的目光开始落在别人身上。SunDai 告诉我，她喜欢上了别人——一个我甚至没记住名字的家伙。那些蝴蝶结、那些笑声、那些让我心动的瞬间，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抓也抓不住。

我站在走廊上，手里的栏杆凉得刺骨。远处操场的灯光亮了起来，夜色一点点吞没夕阳。我突然觉得好空，空得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却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第六部分 落印

自从 Rain 和那个他“玩得很好”的人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以后，我开始慢慢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

我，或许一直都只是一个替代品。

她喜欢的是那个笑起来眼角弯弯、说话会让人舒服的他，而不是我这个每天皱着眉头、只会在纸上写情绪废话的我。

我的心开始拧巴、拉扯、挣扎。

一方面想摆脱她的影响，一方面又舍不得那些过期的温柔。

我也试着去找别人玩，跟 Goluld 他们说说笑话，和 GayRo 开开玩笑，但不管怎么笑，我的内心就像是贴了一层塑料膜，隔着，闷着，始终不真切。

那天上课，我又鬼使神差地开始写纸条了。

不是写给谁的，就是单纯想写。写写日记、写写心情、写写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一笔一划，像是偷偷从心脏里扒拉出一点点碎片。

可就在我写到一半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

“Wow, Aururo, 你上课在写什么东西哦！”

是老师。

她笑着喊我，带着点戏谑，全班都看了过来。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脸一下子烫得厉害。

我下意识把纸条往书本下面一塞⁵，动作快得像在犯罪现场藏证

⁵ 当时是已经被看完了，这里这么写只是突出戏剧性

据。

“没有啦……就是写点东西……”我嘴硬地回应。

我低着头，整张脸快贴到桌子上了。

其实那张纸根本没什么特别的内容，可是我就是不想被人看见。

尤其是——

Rain。

她在我后面几排，听到老师调侃我，居然还探头朝我这边看了两眼，笑嘻嘻地问老师：“是不是写小说呀~？”

她的语气又轻快又调皮，仿佛根本不在意这个小插曲，却又偏偏把我钉在聚光灯下。

下课后，她果然来了。

她径直走到我桌旁，也不寒暄，直接伸手道：“把纸给我看看！”
我一愣，手下意识地往抽屉里一缩：“没有……我扔了。”

“真的？”她盯着我眼睛看，那种“我知道你在撒谎”的眼神。

“嗯……早扔了。”我咬死了不承认。

她看我一点也不松口，噤了噤嘴，狠一声，转头走了。

那背影很倔强，但又莫名有点……失落？

我低头，盯着抽屉里的那本子发呆。

上课铃响了，我犹豫了。

然后——

我还是把本子抽出来了。

但我很小心，把那些太情绪化、太露骨的句子一一撕掉，撕完了才把“能看”的部分，悄悄传给她。

我的心跳得特别快。

像是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的那种紧张感，又像是告白前一秒的忐忑。

过了一会儿——

她突然回头，喊我：“是给我写的吗？”

我装傻：“May~be.....”

我的嘴角在笑，心里却像吊着一根弦，不敢真的松。

过了几分钟，本子又被传回来了。

我翻开看了看，最前面的一页，边角有点卷，纸张被撕掉了一块，像是她手太用力了一下。

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我慢慢看」

就这么几个字，却比“我也喜欢你”还让人心动。

我没有回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本子收了回去。

心里突然，安静了几秒钟——像是一团乱麻里，有一根线，终于被人悄悄牵了一下。

但我也知道，就算线牵住了，线的另一头.....到底系着什么，我依然不确定。

事后，她还是给我回了信。

一封比我想象中更长的信。

我拿到那封纸条的时候，是她偷偷传给我的，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那一瞬间。纸角有点卷，墨迹已经晕开了几笔，大概是她写得太

急，或者用力太重。⁶

我小心地展开，像是在翻开一封来自过去的告白，又像是揭开一封还未送达的道别。

她说——她从来没有讨厌过我。

说我们之间，也许可以成为朋友。

说她理解我一直以来的在意和情绪，但现在的她……更想和我以“朋友”的方式存在。

我读到这些话时，其实有一点轻松。

不惊喜，不难过，只是轻轻松了一口气。

像是终于从一个悬在心头的梦里醒来，虽然梦没变现实，但也没彻底碎掉。

“那……朋友就朋友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至少，还能在身边。”

后来我们又开始写纸条。

像之前那样，上课传来传去。她有时候还会写点小段子、小画或者歌词给我，我就会在下面用英文回她几行，装作神秘又不懂人情世故的样子。

她看不懂，就会笑着敲我桌子：“快点翻译啦！不然我撕了你本子！”

我当然会翻译。

但也不会立刻翻，总是拖几分钟，吊吊她的胃口，等她满脸不耐烦地“翻白眼”才给出答案。

⁶ 实际上并没有，这里只是突出情感

那几天的相处，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那种“什么都可以笑出来”的日子。

但好景从来就不长。

她的热情，好像只是被勾起了一点点。新鲜感来的时候，她可以写满，画，甚至还会……

可等到第三天、第四天……呢？

我懂了。

她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我不怪她。

真的。

她有权利追逐新鲜，而我……也渐渐不再想写了。

我们就这样，在同一个教室里，各自安静下来。

不再传纸条，不再搭话。

她沉浸在她的世界里，偶尔笑得像太阳一样明亮，而我也重新拿起笔，把文字写回了自己的本子，而不是给她。

我知道我们都在克制。

克制着不打扰，克制着不靠近，也克制着不去提那一段不算开始、也算不上结束过去。

说到底——

我不理解她，她也不理解我。

我们像两颗并排却不同频率的星星，只能在某个片刻短暂交汇，然后，慢慢滑向各自的轨道。

她在她的热闹世界里拥有鲜花和掌声，

而我，就继续在我静默的本子上写下心事，写下永远也不会送出去的信。

曾几何时——

我看到她坐在桌边，低着头，肩膀轻轻地颤着，好像是在哭。没有抽噎声，但那种压抑的沉默，比任何眼泪都刺耳。那一瞬间，我是真的想走过去。哪怕只是递一张纸巾，哪怕只是轻轻问一句：“你还好吗？”

可是，我配吗？

我站在自己的座位上，指节攥得发白。眼神反复地看向她那边，又像做贼一样迅速移开。

我怕她厌恶。

怕她抬起头看到我靠近时，用那种“你干嘛”的表情看我。

我怕她以为我又在自作多情，怕她觉得我只是借机接近，怕她觉得我很烦、很低级……

所以我没有动。

我只是慢慢地、悄悄地——戴上耳机，调高音量，假装这个世界安静无声，假装我什么都没看见，假装自己也不在乎。

可其实，我心里乱成一团。

她是真的在难过啊，那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脆弱。那一刻，我的心比她还痛。

我是真的同情她。

是真的喜欢她。

可我就是不敢动。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

但那些都是真的……

以前的我们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吃完晚饭，她会刚好走在我前面，然后突然回头，吓我一跳，笑得像个调皮的小孩。

以前她会在晚自习塞张纸条给我，然后趁我还没看完就偷偷凑过来问：“你写的啥子嘛？脸红啥子嘛？”

以前她会在我低落的时候拍拍我肩，说：“Sad? Don't hate me...”

可现在呢？

她还是会偶尔出现在我前面，但不是回头吓我，而是加快步子，像是躲我。

她还是坐在我不远的地方，但不是递纸条，而是和别人说笑打闹。

也会和我说话，只不过语气变了，带着一点不耐烦，一点暴躁，一点“我只是暂时理你”的疏远。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她不再温柔，而我却依然在温柔地喜欢着她。

只是这份喜欢，早就藏不住，也不敢拿出来。

我每天都在“快点下课吧”“让我离开她远一点”“我不要再想了”这样的情绪里自我麻醉，

可又在放学回寝室的走廊里，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她还在不在，甚至会在某些安静时刻，偷偷幻想——如果那天我真的走过去了，安慰了她，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

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

她不是以前的 Rain 了。

而我，可能也不是她心里值得温柔以待的那个人了。

我只是一个人，在她曾经停留过的回忆里，慢慢坐老了。

——不过没关系的，我也学会了不去打扰。

可最让我难堪、又无力的是——那些我们之间交换的纸条，那些我以为只有彼此懂得的小秘密，她最后还是，拿去给了别人看。

我原以为，那些纸条只是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只有我们彼此知道的心事。可现实一次次给我当头棒喝。她拿着那些纸条，笑着，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姿态，展示给别人看。像是展示某种战利品，又像是在告诉别人：看，他已经被我拿捏得死死的。

她站在教室的另一端，笑得很轻快。我看着她手中那张熟悉的纸，脑袋里一片轰鸣。

纸上的字是我的，感情是我的，可面子，仿佛被丢在地上，被她用笑声轻轻碾过。不是刻意羞辱我，却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优越感，就好像她已经清楚地知道——我在意她，我舍不得她，我在那场看似对等的情感博弈里，早就输了。

那天午休，Ovlo 气冲冲地走到我座位边，把我吓了一跳。

“你一天天在做什么傻事哦。”她开门见山，语气不像是关心，更像是在批评。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误以为她说的是以前我犯的小错，赶紧低声说：“I am so sorry, Ovlo.”

她瞪了我一眼：“不是，我说你跟 Rain 的这些事。”

我心跳重了半拍：“怎么了？”

“你一天天写那么多东西给她，她把你写的都拿给别人看，你知不

知道！？她根本没把你的情感当回事——你的面子已经被她放在地上摩擦了！”

Ovlo 的声音不高，却句句都敲在我心上。她的语气也许是责备，但我却从中听出一种几乎是痛心的情绪。

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她说得没错。

可这比任何指责都让人羞耻。

我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在课桌上画圈。Rain 把我的感情当作玩笑也好，把我当作她情绪发泄的出口也罢，我没有后悔写那些纸条。我真的没有。只是……只是我一开始以为，纸条是秘密，是某种我们之间仅存的微妙连结，是只有我和她知道的低语。可她却把那一切，摊在了阳光下，笑着递给别人看。

原来我不过是她“故事”里的一角，是一则她可以随时讲出去的八卦，是一封被展示的、毫无防备的情书。

我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Ovlo 站了一会儿，可能是看我实在太沉默了，轻轻叹了口气：

“你是个 Kind person，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那一刻我有种很复杂的感觉。

我当然知道，喜欢不该成为被利用的理由，可我仍不愿承认，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个被动的角色，一个观众，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和 Rain 之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

是游戏吗？

只是她无聊时的一点慰藉？

还是……我自己用错了方式，试图参与她的世界？

可无论是哪一种答案，终归都是令人心碎的。

事实上，我渐渐开始意识到，答案也许早就写在她的每个动作、每句笑语里。

她看纸条时的表情，不是那种小心翼翼地把心事藏起来的表情，而是那种迫不及待想要与人分享的雀跃，她的嘴角藏不住那种“你看我多受欢迎”的得意。

她把纸条收进笔袋，也不是像我一样，会小心叠好放在最内层，而是直接往桌上盒子一塞，像收下了某种战利品。

有一次，我无意听到她跟老师笑着说：“老师你看我收到了六封情书哦。”

她说这句话时，语气是那种撒娇似的骄傲，还有点刻意放大音量，好像想让旁边的人都听见。我在角落默默听着，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那一封封写得小心翼翼的纸条、写得忐忑的英文句子、改了又改的词汇，最后只是成了她嘴里轻描淡写的“情书”？成了她与人炫耀的谈资？

我突然有些不明白我当初到底在期待什么。

而更让我心里发凉的，是我亲眼看见她——就站在走廊那儿，张开手臂对别人说：“来嘛 hug 一下啦”

她笑着，眼睛弯成了月牙，神情很放松。

而老师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却像是隔了整整一个世界。

她靠近别人时的动作、说话时的语气、眼神里的她靠近别人时的动作、说话时的语气、眼神里的光——那都不是我熟悉的 Rain，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拥有过那样的 Rain。

她可以轻松靠在别人肩上，可以故意伸出手又笑着收回来，说：“哎呀不抱啦~”

好像这样来回试探、玩笑、撩拨，就是她最擅长的本能。

而我，也许只是她无数次“玩一下”过程里最没用、最容易被操控的那个。

我曾一度天真地以为她是在跟我分享什么情绪、隐私，是在用纸条把她那层壳轻轻为我打开一条缝隙。

但我慢慢看清了，那些她写下的句子，不过是她情绪的一点泡沫，而我却把它们当成真情实意。

我开始觉得，这不是一种假说，不是我内心多疑的猜测。

这是一种反复验证的事实。

她不喜欢被看透，却又享受操控别人情绪的快感。

她会在你认真问她的过去时，用玩笑搪塞。

她会在你说“我担心你”时，转头给别人看你的字条。

她会说：“你害怕我？”然后带着一丝得意地笑。

她会在众人面前，把你的心意公开成一种成就。

我开始反问自己，我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是我太认真，还是我太愚蠢？

但我也知道，这些问题，Rain 永远不会回答。

她会笑着说：“哎呀你多想啦。”

然后一转身，把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

我曾以为我们之间有种特别的默契，像是一根无形的线，把我和 Rain 绑在一起，哪怕只是“朋友”。她的笑、她的试探、她的那些忽近忽远的亲密，都让我觉得我在她心里占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可到最后，我才看清真相——我不过是她生命里一闪而过的影子，只是她众多“被试探过的人”中的一个。甚至，我不够特别，也不够难忘，像是被她随手丢在角落的一页草稿纸，转身就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站在走廊，盯着远处操场昏黄的灯光，脑子里像被风吹乱的书页，翻来覆去都是这个问题。我试图从回忆里找答案，可每翻开一页，心就更沉一分。

我想起我们最后那段日子，关系像根绷紧的弦，随时都会断。我们开始靠纸条交流，像是怕直接开口会把什么捅破。我一张张写下我的疑惑，质问她为什么变了——为什么不再像从前那样和我疯闹，为什么她的眼神总飘向别处。她的字迹却总是轻描淡写，像是故意在躲什么。有一张纸条，她写得格外用力，字迹甚至划破了纸面：“我一直没变，是你变了。你和其他班的 Kumeow 不是聊得很开心吗？”我盯着那行字，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心底的委屈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她怎么能这么说？她怎么能把一切推到我身上？

后来，她给我看了她写的故事，纸页已经皱得像被反复翻过。那是一个暗恋的故事，讲她如何小心翼翼地靠近一个叫 L 的男生，字里行间满是腼腆和克制，像个完全陌生的 Rain。我忍不住问她，半开玩笑半认真：“这里面的人是你吗？这么腼腆，不像你啊。”她当时正靠在窗边，夕阳把她的侧脸映得柔和又冷漠⁷。听到我的话，她皱了皱眉，随手扯了张纸条，刷刷写了几行，甩到我桌上，像是在宣泄什么。

我低头一看，纸条上她的字迹歪歪斜斜，透着股不耐烦：“我面对喜欢的人本来就很腼腆。况且，我初中和高中已经变了，我现在更追求新鲜和快感，不想解释，也懒得跟你们解释。”最后那句像是带了

⁷ 实际上就在位置上，只是想在这里抒情。

刺，直直扎进我心里。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她觉得我从没真正懂过她，觉得我只是她生命里一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我攥着那张纸条，手指不自觉收紧，指节发白。夕阳从窗外洒进来，照在纸上，像在嘲笑我的自作多情。

我站在走廊上，夜风吹得我脸颊发凉。那张纸条早就不知道被我丢到哪儿去了，可她的字却像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我抬头看向远处，操场的灯光模糊成一片光晕，像 Rain 的心，永远让我看不清。

尾声 水墨画

从她眼神中的光，我读出了残酷的真相：

她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真正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的人。

我是她生活中一段小插曲，而她却成了我整本青春的章节标题。

——我以为的喜欢，也许只是我独角戏里的主角光环。

后来，事情慢慢变了味。因为她，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言、一些带着挑衅意味的视线，甚至有人开玩笑地问：“你是不是很喜欢她啊？”

我不知如何回答。

也许，这一切真的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某天，她又传来一张纸条，是那种写满了小字、还带点绘图的样子。我扫了一眼，我个人翻译就是，是她列出的“鱼塘名单”，还标注了每一位“候选人”适不适合她。

她把那张纸条当成某种占卜似的游戏，很认真地分析着——谁会和她走得更远，谁可能毕业后断联。其中写到我：“你会淡。”而写到GayRo时，她画了一个爱心，旁边写着：“最适合我。”

我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好久，没有难过，也没有太多波澜，像是突然有点看明白了什么。

于是我在纸上轻轻地写下：

“祝你幸福。Have a perfect world.”

她读完后，过了一会儿，回了我一张。

上面写着：“有没有可能，这是毕业后的我们……我都还没看到我们未来的颜值呢。”

我看着她那句不咸不淡的调侃，一瞬间心里百味杂陈。

Rain，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写出那一张张鱼塘名单，你算出我“会淡”的未来，又突然来一句“毕业后的我们”。

你自己看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难道你不明白吗？这些话，是故意让人挂念、故意让人心软的吧？

我看着你，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我真想当面问你一句：

“你是在吊着我吗？”

可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把那张纸条折起来，放进了抽屉深处。

是我太喜欢你了吧。

所以才会反复为这些语气里的含糊心动，为那些不确定的试探患得患失。

你明明什么也没有承诺，却让我在一整个春季里，患上了无法醒来的梦境。

春天快要过去了。

我们教室的窗子外，栀子花开了。风吹进来，带着一点点让人心烦的甜。

Rain 最近不怎么传纸条了。

也许是腻了，也许是有人比我更会回话了。她有时候仍然坐在我旁边，也偶尔和我说几句，比如她今天吃了什么、比如她新认识了谁，但那种藏着玩味和狡黠的语气越来越浓，像是她在一场从头到尾都她掌控的游戏里，逐渐开始玩得无聊了。

她仍然会偶尔提起“未来”，

但再也没有问“你觉得我们以后会怎样”，

而是说，“你觉得我和他配不配？”

“他有没有可能也喜欢我？”

我听着，笑一笑，没接话。

我懂了。

不是她多残忍，是我太不清醒。

从未答应过我什么，她只是没拒绝——而我却把每一次不拒绝都当成了回应。

我也不该假装自己不在意。每次她哭，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望过去；她不在时，我总觉得座位空了一块；她和别人开玩笑，我心里就泛酸，却又告诉自己“只是朋友”。

我用“朋友”的名义，偷偷爱了她一整段青春。

Kumeow 劝我，“醒醒吧”，我嘴上说“嗯”，却还在等她传来新的纸条。

直到最后的一次。

那天，她走到我面前，笑着把一封折得很整齐的纸条放到我桌上：“这个给你，我昨天写的，等我走了看。”

她没等我回答，就被一群人叫走了。笑着，跑远了。

我回过头，看着那张纸条。

等到晚上回到家，我关上门，坐在书桌前，一层层拆开。

那是她给每一个“候选人”的结局推演，像是游戏攻略一样，她认真地列着名字——A 是个可靠的人，B 很幽默，C 家境不错，D 和她志趣相投。

然后是我。

在我的名字旁边，她只写了一行字：

“你太 adj.了，不适合我。”

我看着那行字，愣了很久。

后来只写了一句话回她，短得像我们之间所有未说清楚的东西：

“我知道了，谢谢你。”

我没有再给她。

我只是把这封纸条撕成一条一条，扔进了垃圾桶。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的结局，不是什么误会、不是错过、也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从一开始，她就没有喜欢过我，只是我不肯承认罢了。

我又去找 Dr.FD 问询，但只是经过问询，我知道：

很多年后，我一定有时候还会想起 Rain。

想起她笑起来的时候眯着眼睛，想起她眼泪快掉下来的时候假装在揉眼睛，想起我们一张张不知所云的纸条，想起我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喜欢。

但我再也不会责怪她了。

毕竟，那些纸条，是我自己一笔一划写的；那些情绪，是我自己一寸一寸淌进去的。

Rain 就像她自己说的，喜欢甜的东西、喜欢被喜欢的感觉、喜欢掌控一切的轻松愉快。

而我，曾是她无意中的“玩具”——可我真的动了心。

也许我们真的不该相遇。

但至少，我写下了这些故事，替那时候的我，送个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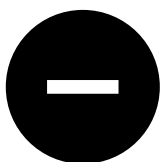
你没有未来，找不到 GF。

你说过。

好啊。

那我就一个人，把未来好好活下去。

Encore 番外篇



从这里开始，主要写的是《Encore》的补充内容和与上文的其他情节。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无法确定，自己真正面对过的人是谁。

是 Rain 吗？那个一会儿温柔一会儿冷漠的女孩。

是 Kumeow 吗？那个无条件听我唠叨情绪的知心人。

还是现在的 Kolaoujo？

有一天，她坐在我对面，阳光打在她身后的窗帘上，整个人像是被笼罩在一层很浅的金色里。她低头刷着什么，忽然抬头问我一句：

“你在玩什么呀？哦你手机被收了没得玩。”

我还没回过神来，她已经笑着把手机屏幕递给我：“我们一起看抖音吧？”

她笑的时候有一点点自然的拙，不像 Rain 那样总是像掌控全局的人，也不像 Kumeow 那样懂太多。她像是一种全新的存在，不追问我过去，也不灌输我道理。

那天放学，我们一起走出了校门，晚风吹得校服有点飘，她背着书包站在我旁边，目光却不经意地落在我的影子里。

“坐公交吗？”她问。

我点点头。

公交站有点冷清，我总是那种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多余的类型，所以即使心里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憋成一句：

“Could I have a seat?”

我自己都笑了，我到底在说什么呢？

对话没什么逻辑，像是在考试答非所问。

但她没笑我，只是歪头看着我，轻轻说：“当然啊。”

她拍了拍旁边的空位。

我们肩并肩地坐着，窗外的天色从橘色一点点过渡到深蓝，公交像是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行，而我有点恍惚地意识到：

她，好像比 Rain 更温暖。

比 Kumeow 更温情。

她的温柔不是那种被设计出来的，是一种不用说话也能听见的“在意”。

我这个人嘛，总是有点怕生，不敢说太多话，也不擅长去主动靠近谁。

可是这天，我没有后退。

Kolaoujo 以前也是我逃避的存在。

太安静，太干净，太容易让我自惭形秽。

但现在，她好像变得更可爱了许多。

不是那种甜腻的“可爱”，而是那种让人想靠近、不用伪装、不用提防的感觉。

她不需要我解释过去，

也不会问我为什么忽然沉默，

她只是看着我，坐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这个陌生世界从白昼过渡到黑夜。

也许，Rain 教会我什么是心动，Kumeow 教会我什么是体谅，而 Kolaoujo 教会我：



什么是平静，什么是被原谅的感觉。

只记得那年鲁登道夫，
我一旦打开了这扇门，便无法回头。



EEP⁸ 1 立意

那一年，鲁登道夫镇上阳光刺眼，连蝉鸣都像在嘲笑人间少年心事。

夏天火辣辣地烫着地面，也烫着我心里没法安放的情绪。

那是我和 Kolaoujo 最有感情的一年。

我都还没搞清楚这段感情算什么——可就是想见她，就是想，确认些什么。或者，问问她要不要一起看一场黄昏下的小电影。

于是我的好兄弟 Zhouer 来了，他一身轻松地发动摩托车，拍了拍后座：

“走起！带你去见命运。”

我才坐上去，摩托就咆哮着冲出巷子口。

“我日，你是不是太快了点？我人都痒的很遭不住啊我——”

“你 J**别叫，你叫了我们真要摔了！”他喊得比我还大声。

我抓着他肩膀，闭眼想自己上次坐一位故人朋友那台破摩托，压个弯压进草堆里，还好我是双膝滑铲我头还没遭。

“我求你，别让我第二次坠机啊兄弟。”

“对！不会的！”他喊得挺稳，车却抖得我五脏六腑都快排出来了。

前面是安溪老镇特有的大下坡，连柏油都带着年久失修的破碎，坑坑洼洼在配上那个“莫酒后驾车，生命毁于一旦”。Zhouer 非但没松油门，反而给了我一种要飞进历史课本里的冲劲。

⁸ EEP:EncoreExtra Part

不过说来也怪，他的车居然挺稳，我都快相信友情可以震住命运了。

到安溪后，他边把我扔到镇口的转角边，边掏手机，说他和初中兄弟们要打场球，先去叫人。

“你别慌，马上安排你和小 K 见面，我跟她小学是战友。”

他拨通了电话，声音在街上还响：“喂喂喂——我们到安溪啦，我们的 Aururo 要来找你要！赶紧出来，听到了没？速度！”

我站在他旁边，汗滴滴地往下掉，却不比听筒里传出的 Kolaoujo 声音来得凉：

“……啊？你把他带来干什么啊？”

那一瞬间，我像是站在阳光底下的影子，连头发丝都在发烫。

电话……挂断了？

我没说话。

Zhouer 也有点错愕，他笑笑：“唉，她这人就那样，嘴上冷，心里不一定真的烦你。”

“没事。”我把手插进口袋里，假装自己很冷静，“我不是来追她的，只是……夏天太热了，出来走走。”

但我心里知道。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避暑。

——我是为了见她。

不管她有没有想见我。

不管她挂断电话的语气里藏了多少层“干嘛呀你”或者“别闹”。

不管她是不是——也曾经，像我想她那样想我过一点点。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Rain 就会直接甩开我这类行为：

Kumeow 接了，却不会让我心跳加快；

而 Kolaoujo，是那种明明没有在热烈回应你，但你就是想靠近的人。

夏天太长了，

安溪的风吹不凉我的脑袋，

但吹乱了我的情绪。

突然，我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居然是 Kolaoujo 打来的 QQ 电话。

那瞬间，我心里“咚”了一下。就像夏天吃冰淇淋时突然咬到最冷的那口。

不是激动，也不是害怕，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慌张——

我我我，真的能接这个电话吗？

我盯着屏幕，一动不动。

屏幕亮着，头像是她很久之前换的那张自拍，灯光暗暗的，但她笑得很甜。

Zhouer 看了我一眼，皱着眉，一脸“你**有毛病是不是”的表情：“你怎么不接啊？她都给你打电话了！你等什么？”

我抱着手机，结巴了几秒：“我不好意思！这我哪敢接啊……我都没准备好。”

我脚尖在地上磨了两圈，像个马上要被老师点到回答问题的差生，原地转起了圈。

Zhouer 看不下去：“你给我停下来，别转了，再转你就不是人，是你*个***。”

他一边摆着脑壳一边叹气：“这女孩子都开口了，你还在扭捏个啥子嘛。”

电话挂断了。

我松了一口气，却还没来得及把手机塞回兜里——Zhouer 的手机响了。

我心一紧。

他一看来电，嘴角就忍不住翘起来：“喂！小 K 哦？”

那语气一下子就变得油滑了，像是知道我要被拆穿了那种坏笑。我听到小 K 说：

“嘿嘿，喊陈接电话”

我拼命给他摆手，眼神发出“你别给我”的信号，但没用。

他直接把手机塞到我耳边，压低声音喊我：

“接电话！你给我接！快点！”

“你丢得起这个人，我可丢不起你！”

我心跳快得离谱，手心已经有点汗。拿着他手机那一刻，我的声音轻到几乎被风吹散。

“喂？”

我声音发得很轻，像怕惊动了这通电话本身。

她那边响起熟悉的语调：“你在哪点，陈？我来找你。你 QQ 给我发个位置……不不不，给我拍张你现在在的地方的照片哈，我收到马上来。好吗？”

“好。”

电话“滴”地一声挂断。

我还呆在原地，脑子还没完全跟上节奏，直到 Zhouer 在旁边咧嘴笑了：“你等会儿直接跟小 K 说我们在银行这点，我先去找他们打球去了。你慢慢哈。”

“哦，好。”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骑上摩托，一踩油门飞快走掉。

只剩我一个人站在安溪镇热腾腾的夏天里，阳光很亮，地面有些微微的反光。

我打开相机，对着银行的玻璃门拍了一张。

照片里，我的影子刚好落在角落，瘦瘦的，歪着头像个没准备好的人。

我把照片发给了她。

几秒钟后，手机又震动了——

她又打了电话过来。

我呼了一口气，接起电话，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普通朋友一样正常。

“喂？”

“Aururo 你等一下哈，我马上就到了，就在那个停车场那边，我马上下来了，嗯……再给我两分钟，我还在努力走路知道吧。”

“好好。”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看我了？”她笑着问，那语气像是在套话，又像是真想听我亲口说。

“我……只是碰巧来安溪耍。”我扯了个借口，其实心里早就因为她七上八下了。

“咦？我不信。”

她笑了，语气像是抓住了什么，“我还不了解你吗？”

.....

“我看到你啦！”她突然又在电话那头说道。

我疑惑地转头：“你在哪？”

“你往你后面看看呢？”

我缓缓转过头，视线划过人来人往的街道，定格在不远处的那个停车场口。

阳光洒下来，把人群都打得有些模糊，但我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她，没办法，观察力太强了。

她站在那里，个子不高，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穿着一件和学校截然不同的衣服——亮眼、轻松、有点小俏皮。

她笑着朝我走过来，每一步都好像踩在我心跳上。

她走近了，挂断了电话。

“嗯.....你今天打扮还不错？”她眯着眼打量我，语气像是在点评哪位选手出场造型，“不像在学校那样。”

我一头雾水，“我在学校.....怎么了？”

“今天你看起来——很清纯诶，并且头发也洗了的，不像在学校那么油。”她像是在偷笑，但眼神里藏着点认真。

她伸出手。

手心朝上，就那样轻轻地伸在我面前，像是一个无声的问题。

她没说话，只是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有点试探，有点温柔，甚至有点不确定。

我的呼吸停顿了几秒，眼神有些飘忽，但我最终还是慢慢抬起手，轻轻地、郑重地，扣住了她的指缝。

那一刻，我们的掌心贴在一起，像是世界突然安静了一瞬，风都停了。

她笑了——不是那种打趣别人的笑，而是那种“你终于懂了”的笑。

也许她什么都没说，但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牵着手走在安溪的小街上。夏天的风有点热，却没有很烦人，阳光在两旁的民宅窗户上映出淡金的光，整座小镇像是被一层薄薄的滤镜包着，静得出奇。

她的手很轻，也不算紧握，像是稍微用点力就会挣脱。但我没想挣脱。

我只是低着头，跟在她的步伐旁边，感觉像电影镜头一样缓缓推进。

可我很快就察觉到：她的右手一直没停。

她低着头，在回微信。或者 QQ 消息，也可能是快手评论。

我抬头瞥了她一眼——她神情专注，看起来比刚刚看我时还认真。

那一瞬间，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个想法：

也许我只是她一个「小段落」，而不是她整段生活的主角。

她的社交圈很复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我不熟悉甚至从未听说的人。

其实连我和她现在这样牵着手走路，都是一种难以界定的存在。

但我告诉自己，没什么的。

“就算只是个路过，也挺好。”我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

突然，她停下了脚步。

“好了，就走到这儿吧，拜拜？”她松开了我的手，像是一个句号。

我愣了一下，“啊.....？什么意思？”

“我有事，先走了。”

“好吧.....”我低声回答，有点狼狈地把手收了回去。

她点点头，转身，脚步也没怎么犹豫。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慢慢融进人群，直到再也看不见。像是什么被轻轻剥离了，又轻飘飘地落回了地面。

我转过头，轻轻地吐了口气。

然后，我往篮球场走去，那里有熟悉的呼喊声，有 Zhouer 他们的笑闹。

我想，去那边看看，坐一会儿，也许会好点。

Zhouer 和我们共同认识的初中同学看到我走回篮球场，立刻起哄：

“欸？你不是去跟小 K 耍去了？”

“快去找别个，找我们干什么嘛？”

我勉强笑了一下，低头踢了踢地上的碎石子，像是想把刚才的心情也一起踢开。

“Zhouer，她走了，她说她有事。”

Zhouer 一边接球，一边看了我一眼，耸耸肩：“哦哦，那没得法的。”

我也不多说什么，站在场边，看着他们打球，汗水在阳光下泛着光。

但我的脑子根本不在这场球赛上——满脑子还停在她刚才松手说“拜拜”的那一刻。

时间没过多久，手机又响了，熟悉的震动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是她。

“小 K。”

“你现在在哪啊？”

“看 Zhouer 他们打篮球啊。”

“农家乐那边？”

“对。”

“好，我去找你。”

她要来？

我愣住了，语气控制不住有些轻飘：“啊？你要再来找我啊？”

“对呀，等我哈。”

我没说什么，但心底泛起一点点不真实的暖意。

她这么快又重新回来找我了？她是不是也不舍得？还是说……只是觉得我还没被哄好？

我抬头看去，那条我们刚才一起走过的街道上，她出现了。

她从街角那头蹦蹦跳跳地走下来，一身白色短袖在阳光下显得特别亮，脸上的笑也干净得像天气。

远远看到我，她抬手冲我挥了一下，像是朝着什么毫无防备的日子打了个招呼。

我也不自觉地走过去，脚步有点轻，像是怕吵醒什么。

“哎呀，Aururo，安溪这里没什么好耍的。”

“这里不是你的故乡吗？还不好耍？”

她突然撇撇嘴，跺了一下脚，一副不满的样子：“这里才不是！我是成都那边的啦！这里只是.....被迫留在这边罢了。”

我一愣，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想解释又说不出口。

还好她没继续计较，仿佛随风飘过去了一样。

“安溪镇上真的没啥好玩的。”她又说，语气变得轻快起来，“要不.....我带你兜风去？”

我看着她眼睛里亮晶晶的神情，几乎没怎么犹豫：“好啊。”

她立刻转身去找 Zhouer 借摩托车。

Zhouer 也没多问，点点头就答应了：“小心点开哈，不要压太快。”

我站在一边，看着她牵起车钥匙的手，看着她熟门熟路地去推那台的小摩托，心跳有点乱。

我本来还以为她是个骑摩托车的高手，结果钥匙一插进去，她整个人就像要被摩托反过来带跑。

“你.....到底会不会开哦？”我看着她手忙脚乱地撑着车，差点没笑出声。

“会的！我当然会！”她嘴硬地回答，但身子一歪差点把车倒在地上，“只是.....Zhouer 这台车也太重了嘛。”

她一边说，一边继续尝试撑稳油箱，却连打火都显得费力。

我忍不住扶住车帮她稳住了，才又笑着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根本没开过这种？”

她眼睛一瞪：“谁说的！我.....我只是开的是轻便型，这个也太专业了点。”

我们俩正纠结着怎么处理这头不听话的车，Zhouer 从球场那边走过来了。

他一边擦汗一边瞄了我们一眼，笑得老奸巨猾：“咋啦，车压不动啦？我就说你撑不起这台车吧。”

“你也知道你那车像一块铁山。”我白了他一眼。

“那要不这样吧，”Zhouer 一拍大腿，“等 TJian 回来，他有小电瓶，轻得多，小 K 你开得动。”

她点点头，像是得到了解脱似的，拍拍手：“好！”

正好 Zhouer 要中场休息一会儿，于是我们三个人就沿着农家乐旁边的小街随便走走。

夏天的风吹过来，夹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热得有点黏人，但也安静得很舒服。

走到一家街边的小卖铺前，小 K 忽然停下脚步。

她歪头看我：“陈牛牛，你要不要吃雪糕？”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Zhouer 抢先出声：“Yes, Ms. K, 我要吃！我还要两根！”

她白了他一眼：“问你了咩？”

“哎呀，小 K，”Zhouer 演技满满地叹气，“我最近真的没钱了，连油钱都快凑不起了，拜托请我吃一根嘛。”

她无语地笑了一下，摇摇头，然后转头看向我：“那你呢，Aururo，你想吃啥？”

我看了她一眼，又看看那一排冷柜，突然有点想起以前某次她买雪糕的时候也这样问我。

“随便，什么都行……老冰棍嘛。”

“好，我去给你买。”

她走进铺子的时候我还盯着她的背影发呆。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点都不像刚才那个差点摔倒摩托车的“骑士”。

她挑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根冰棍，一根递给 Zhouer：
“喏，穷鬼。”

另一根递给我：“陈牛牛，这是你的。”

我接过冰棍的时候，她的手指刚好碰到我一点，很轻，但让我心里像被什么划了一下。她又看着我笑了一下——那种带着几分狡黠，却又真的好看的笑。

我咬了一口冰棍，又冷又甜，像是心里被某个长久热着的地方突然被冰水泼了一下。

也像是，那个不确定的答案，在这一瞬间变得更模糊了，但我不愿深想。

我就站在这条没什么人、也没什么风的小街上，看着她吃着雪糕，笑着和 Zhouer 斗嘴，然后低头擦嘴角，眼睛微微眯起的样子。

她真的好可爱，也好好。

等了好一会儿，TJian 终于从球场那边晃回来。小 K 像只跃跃欲试的小鸟一样冲上前去，接过他的钥匙。

她两只手扶着车把，然后一抬腿跨上去，转过头冲我喊：
“Aururo，快上来，带你去兜风。”

我有点犹豫，但还是过去了。

她的声音又响起来：“帮我把手机拿好。”

“好。”我接过她那部粉粉的手机，想了想，把它收进了我衣服里面的内袋，压着心跳。

我坐上她后座，她一拧油门，车“嗡”的一声就窜了出去。

“诶！K 慢点！”Tjian 的声音还在身后飘着，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吓得一只手死死抓着她的外套，另一只手撑着后座边缘——这个速度，不是一般的不稳。

“小 K 我怕，我不想死在这里。”我语气半真半假，“然后明天我一回学校，他们看见我人不在，我的新 Love 会伤心的。”

她前面身子微微一震，似乎愣了一下，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哎呀，我骑车就没摔过。”

现实趣闻：Kolaoujo 事实上，以前坐车的时候，她就是摔了还请了一个月的假。这个图片是她当时的伤口，还撞电线杆上去了。

LeBaor 也是服了，还好只是小伤：



“好，我不想推上风口浪尖!!! 然后他们都来医院看我，那样我在高中的 New Love will sad”

她没再说话，只是继续开着车，穿过街口的小转弯。

Zhouer 果然不放心，老远就骑着摩托跟在我们后头。他那种像个老爸盯着孩子骑车的样子，其实挺好笑的。

但——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

在一个窄弯，她试图学着别人压车，她人一斜，车身就有点歪了。

我只感觉身体猛地一沉，车往侧边倾下去，我第一反应就是下意识把脚往地上一蹬，整个人往车外使劲一撑。

稳住了。

差一点，我们就真得进医院。

“小 K 你还说你开得好，开得个什么东西哦。”我腿都软了，声音里透着一点发抖的心虚。

她悻悻地：“我只是……有点紧张……你要不别坐了，自己走回镇上嘛？”

我连忙改口：“小 K 我错了……别丢下我，我错了还不行吗。”

Zhouer 把车扶稳了，笑得不怀好意：“你们两个慢点哈，出了事我又要帮你们扛了。”

我们重新上车，沿着安溪的老路回镇上。太阳开始慢慢落下来了，整个镇子都被刷上一层暖橙色的光，连小 K 的侧脸都像褪去了小孩气，变得认真又温柔。

她把车慢慢骑进农家乐外面的篮球场，正好赶上我们初中同学正在准备收场。

我初中的那帮同学一眼看见我们俩骑车回来，全都轰地一下笑开了。

“哎哟我……Aururo 你这才叫个幸福！”

“谁能想到我们陈牛牛也有这一天啊！”

我跳下车，小 K 也下来了，拍了拍衣服，然后瞟我一眼。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头，手心还热着，也不知道是刚刚吓出来的冷汗，还是因为她那句“自己走回去”让我真的慌了。

松哥跑过来起哄：“我不得了……不得了。”拿起手机就对我们俩拍了几张。

不过我还莫名其妙的开心？

小 K 忽然提议：“我们去小安溪那边走走吧？”

我点了点头。

我们穿过篮球场，沿着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小路，慢慢朝安溪边走去。她走在我左边，忽然伸出手来，我低头看了看那只手，然后也抬起了自己的。我们就那样，牵上了。

脚下是细碎的沙石，耳边是晚风带起的虫鸣水响，夕阳落在河面上泛着碎金色的光。

她轻轻开口：“陪你走完这一点我就得走了哦。”

我愣了一下，“啊……我不想你走。”

“可是今天我真的有事。”她说得轻轻的，像风一样掠过心口。

我停下了脚步，小声说：“好吧。”

她忽然转头看着我，“把手机还给我。”

我把头一偏，“不给。”

她笑了一下，张开双臂，像是突然变回了那个熟悉的她。

“要不要抱抱？”她说。

我没有犹豫，喉咙像被什么卡住了一样，低声说：“我要。”

然后，我扑过去，把她紧紧地抱住了。她也没有躲开。风吹过来，她的头发贴在我脖子上，痒痒的，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我拼命忍住那股快要冲出来的情绪。

.....

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我，笑着说：“好啦，手机还我。”

我转过身，背对着她，“不。”

我不想就这么结束。

她在后面停顿了一下，然后开口：“明天我来陪你玩好不好？今天我确实很忙。”

“可是明天我没有时间啊。”我声音轻得快听不见了。

风又吹了一阵，我最终还是把手机从衣兜里拿出来，递给了她。

她接过手机，没说什么。

我们就这么默默地，朝农家乐出口的方向走去。

她忽然指着旁边一个昏黄的房间，笑着说：“这里是打麻将的嘛？”

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里面果然几个大人围着麻将桌叽叽喳喳。

“你要去？”我问。

这是离别前的最后一点问候。

她摆摆手，“不，我打不成，哈哈.....”

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刚刚那个夕阳还没落下去一样。

然后，她停下脚步，看着我。

“那我走啦。”

说完，她又往前走了几步，忽然转过身，又一次朝我张开了手臂。

我没多想，走过去，轻轻地抱了她一下。

和刚才不一样，这次她抱得更紧了些。

但也只是一瞬。

然后她松开我，轻轻地笑了下，转身离开。

我没有追上去，也没有再说话。

只看着她的背影，一点点从黄昏的光里，走没了。

晚上：

「Aururo，到家了没有啊？」

我收到了她的信息。

「到家了。」

这次的事，让我忽然想起了 Rain。

很自然地就想起她了，像是脑子里有一根弦被无声地拨了一下，泛起了波纹。Rain 的状态，其实和 K 差不多。她们两个身上都有种若即若离的气质，像是雾，也像风，来得毫无预兆，走得也轻巧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 Rain 不一样，她从来不敢真正靠近我。

她总是会在我面前停住脚步，在即将靠近的那个距离上犹豫，再往后退半步，然后用她那种“玩笑”的方式把一切绕过去。我和她之间没有真正的真情实感，我们之间有过暧昧的片段，但那都像是涂抹在空气里的水墨画，还没干就被风吹散了。

她怕什么我一直不太清楚。也许怕认真吧，也许怕结果吧。也有可能，她只是在怕我。怕靠近后看清我的样子，怕不值得，怕浪费时间。

而 Kolaoujo 不一样。

K 总是试图靠近我，不管我脸上摆的是什么表情，也不管我回话是不是冷淡。她总是有办法打破沉默，哪怕那天的对话只有三句，她也愿意花两个小时陪我等公交，陪我在街边瞎晃，陪我走一段哪都不到的路。

尽管我不怎么搭理她。

不是因为不喜欢她。

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是没办法掩盖的。

有些事像天气，你不承认它正在下雨，但你肩膀已经湿透了。你装作风很小，但你说话都带着抖。

我和 Kolaoujo 的故事，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我们在初中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她还是那个爱笑得没心没肺的小孩，我也还不是现在这个每天思前想后的大人模样。我们之间的那些细枝末节，早就被写进时间缝隙里了。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结束过。

不是已经结束，是一直没有结束。进行时，一直都在进行。

我说不清这算不算喜欢，也无法给它起一个明确的名字。就像刚下过雨的操场，太阳出来了，但地上还是潮的。



EEP 2 构图

其实早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对小 K 有点说不清楚的感情。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很多事说不明白，但我知道她对我是特别的。

她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在一起差点缘分——《指纹》。”

那天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愣，没想到她也听那首歌。

更没想到的是，后来，Rain 也和我说过这句。

两个女孩，说了同一句话。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句话不只是歌词，它对我来说是现实。

但……她们又完全不同。

那时候是初一，我身边没什么特别亲的朋友。班里乱得很，男生一堆……，女生几乎都有自己的圈子，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透明人。

那时候我和菲娜还有点“说不清”的关系……

小 K 一直都在我身边试图接近我。她不是那种很安静的女生，反而话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一靠近我，就让我觉得安心。

我们后来被调成了同桌。

和菲娜坐远了。

我记得挺清楚的，从那以后，K 就越来越频繁地找我说话，问我吃饭了没，为什么一个人在座位上面玩。

她不是那种“无时无刻”的黏人，却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有一天下午，体育课。

男生都去打球了，我没去。

我一个人坐在篮球架后面，背对着太阳，也不知道在难过什么，反正初中的情绪总是特别泛滥。

我坐着坐着，突然感觉头顶暗了一下。

我抬头，是小 K。

她没说话，先是歪了歪头看我，然后干脆蹲下来和我平视。

“Aururo，怎么了？不去跟他们玩，在这里发什么呆啊？”

我转而看着她的眼睛。

她那时候留着一头马尾，校服扣得不高不低，一只手还拿着水杯，像是刚跑完操回来。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和我说哦。”她看着我，笑得一点也不假。

我心头一动，但下意识地说了句：

“没事。”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或者说，我根本不想被人看穿——哪怕是她。

可我绝对不是讨厌她靠近我。

我只是……那一瞬间，觉得自己配不上她的好。

她盯了我几秒，像是想读懂我的表情，但最终没有再追问。

“好吧，那我走啦。”她说得轻描淡写，转身离开了。

我看着她背影在操场上渐渐走远。

那一刻，我其实很想开口叫住她。

可我没有。

我只是坐在那里，心里忽然变得很安静。

我知道，她的喜欢，是认真的。

不是那种在纸条上写“我喜欢你”的小把戏，也不是下课时起哄拉扯的笑闹。

是她看见我难过，会蹲下来陪我的那种认真。

现在回想，那天阳光照进我眼睛的时候，我也没想太多，但好像，就从那一刻起——她，在我心里落下了什么。

最感性那年，她好像是刚从感冒里恢复，整个人看起来没什么精神，脸也有些苍白。早自习时，她趴在桌子上，一直在咳嗽，偶尔还揉揉太阳穴。

我看得出来她不舒服，但她总是嘴硬，从不说自己生病。

我忍不住撕了一小张作业纸，写了行字，悄悄从书本缝隙里递给她：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我原以为她会写一句“没事”之类的敷衍话，结果她看了一眼，低着头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她写回来的却不是答案，而是另一句话：

「我想牵你的手手」

我愣住了。

明明她还病着，却还能说出这种……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话。

她偷偷把纸条塞回来时，眼睛还看着我，眨了一下。

我低头写回去时，手不自觉地往她那边靠了靠——

她也轻轻抬起了手，在课桌下悄悄碰到了我。

她没有直接拉住，而是伸出五根手指，把我的小指和无名指一点一点地钩住了。

就那样。

一点也不用力，却像是用尽全身力气。

我的手心出了一点汗，她的指尖有些冰凉。

但我们都没有说话，仿佛课文的朗读声在那一刻成了一种背景音。

我也没有把手抽回来。

就那样，一节课过去了，谁都没有多问一句话，谁都没有主动说出口——

“我们算什么关系？”

但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清楚的。

我们什么都没确定。

没有“在一起”的官方宣言，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

只有一些藏在纸条里的话语，一些放学后并排走路脚步声，一些不需要解释的眼神。

我们之间的东西，不算轰烈，但它温暖。

也不算完美，但它真实。

而那天下课后，我们各自收回了手。

Kolaoujo 视角

“明天我就要去找 Aururo 表白！”

我坐在宿舍的床沿，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话一出口，连自己心跳都快了几分。

室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耶！我早就说你们之间不一般，上课看你俩就有默契！”

“祝你幸福！小K加油！”

我被她们围着笑着，嘴角也跟着上扬，可心里其实还是有些慌的。

我低头，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被子边缘。

“嗯……就明天吧。”

我重复了一遍。

就像是在对别人说，也像是在对自己确认。

寝室的灯光是那种泛黄的，照在天花板上，很静，我开始想明天要穿什么衣服，见到他要说哪一句话先，声音会不会太颤。

就在我准备继续想象那个场景时，YanWang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

“可是……Aururo好像更喜欢菲娜一点，而不是你吧。”

空气一下子静了下来。

“真的假的？”我声音很轻，像是怕什么东西碎掉。

“你不知道吗？菲娜还说Aururo有女朋友。”

我没回她。

一瞬间，我的大脑像被什么灌满了一样，乱、闷，又没处发泄。

我低头笑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是在笑什么。

有点像自嘲。

“好吧……”我小声说着，眼神盯着地板砖的缝隙。

“我不去了。”

没人再说话了。

我也没再重复。

灯光还是那样柔柔的，我的房间、我的朋友、我原本准备好的勇气，也就那样，悄悄地、悄悄地——被收回去了。

我和她生病牵手那天过去了，第二天，我以为我们的关系会升温，但是却莫名降下来了。

她不那么多许多主动。怎么了？是她哪里变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知道 Yanwang 和我说：“本来 Kolaoujo 要说星期三跟你表白的，可是她听说你有女朋友了，就放弃了。”

“啊……？好吧。”

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和 Kolaoujo 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说不清。她变得沉默、冷淡、甚至故意疏远，仿佛我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可我回头看，我们之间明明没有裂痕啊，是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

很快，答案浮出了水面。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她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更新：

「我们已经见家长啦～我们要一直幸福♡」

配图是她靠在一个男生肩上的照片，男生一脸得意地笑着。是个初三的学生，叫——ZhJun⁹。

我在道夫中学远远见过几次，留着蘑菇头，说话油里油气，看谁

⁹ ZhJun：当时道夫中学初三学生，曾是社交圈里比较“活跃”的一员。他对待感情的态度一度被周围人质疑——显得随性甚至轻浮。在现实中，该角色初三，由于一段感情处理不当，导致了严重后果。他与一位年龄尚小的女生确立关系，在发生超出边界的行为后选择迅速结束关系，结果被对方报警处理。目前，ZhJun 正在少管所服从为期三年的管教。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一个早熟而沉重的转折点，也在道夫的传闻中留下了他复杂、难以简单评价的影子。截止 2025 年 4 月 12 日，管教还剩下两年。

都像一副“哥们你欠我五块钱”的样子。那种人……你一看就知道，碰不得。

很快，消息传开了。

有人说，那男的发了视频，在他自己的“朋友圈”里——还配着几个带颜色的表情。他说他把小 K“请”到他家里，他爸妈也在客厅里，根本不在意他们在房间里干什么。

视频我不想看，但还是点开了几秒。

昏暗的灯光下，Kolaoujo 穿着普通的衣服，被他半推半拉地按在床上。他一手抱着她的肩，一手摸着她的后背，笑得像个发情的猴子。他嘴里还在说着什么：“她就像……一样，刚开始反……，后来就安静了……好爽。”

我一瞬间想砸了手机。

尽管没有真的发生最极端的事（起码视频里没拍出来），但那个姿势、那个语气、那个氛围，让人头皮发麻。我不知道 Kolaoujo 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当成“猎物”一样展示在大众面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自愿去的——但我知道，我再也认不出那个曾经在我面前蹲下来问我“怎么啦”的小 K 了。

那条视频被删了，但截图已经传遍了年级。

再也没有人会用干净的目光谈起她。可我心里，反而更乱了。我想问她一句：“你是被逼的吗？还是你真的……不要我了？”

可我没问出口。

我们还是靠的很近的同学，还有是彼此膝盖偶尔碰到时的微妙沉默……

我坐在她前面，她就在我后面，离得那么近，却又像隔了一堵墙。我在那段时间鼓起了很多次勇气，终于，在一次默写结束后，我把一张纸悄悄推到了她面前。

「你谈恋爱了吗？」

她低头一看，嘴角动了动，似乎笑了，然后一笔一划地写了回复：

「嗯，怎么啦？把你气到了？」

我愣了一下，也在纸上回她：

「确实有点。」

她看完，直接在纸角上勾了一句：

「那我的目的达到了。」

那一瞬间，说不清是疼还是气还是委屈，我低头盯着纸张发了好一会儿呆。

那天的课堂，我一句话都没再写。那张纸条我没撕，收进了抽屉，但后来我再也没翻出来。

其实我知道她不是坏，她也不是玩弄谁，只是她想确认一些东西，也想惩罚我一点点。可能她也恨过我，恨我曾经对她忽冷忽热，恨我没有早点捅破那层纸。

可喜欢是会反噬自己的。

我没有忍住，还是想让她知道我的感受。

那天上社团，我打开电脑，敲下第一句话就停不下来。

我写了很多，从初一坐在篮球架下的下午，到那张纸条上的「我想牵你的手手」，我一个人翻聊天记录、回忆点点滴滴，把所有没来得及说出口的东西写进文档。打完的时候，我手发麻，眼睛干涩，文档字数接近一万字。

我给她发过去，没指望她回。但她还是回了：

「我真的很开心，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这么多字的小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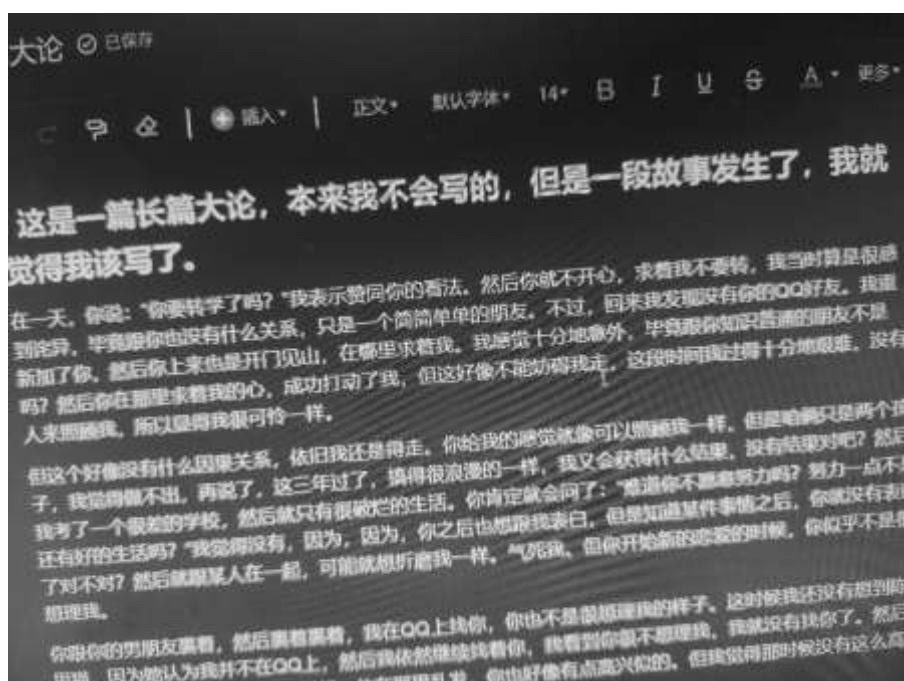
我当时一边看，一边把那个文档从电脑里删了。不是后悔，是我太了解自己了——那不是一封“等回应”的告白，那是一场自我救赎。

如果她读了，那就够了。

如果她感动，那就值了。

哪怕，她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虽然说那份文档真的已经删除了，但是当时带手机拍了照的，只是不完整了。）



EEP 3 勾线

后来，我们还是打了电话。

明明她已经和 ZhJun 在一起了。

明明我们之间，早该画上一条线了。

那天下午放学，我找她要了电话号码。

「小 K，你的电话号码？」

她笑了笑，随口回道：

「1531037xxxx，或者 1761239xxxx 都可以。要和我打电话吗？」

语气轻松，好像只是朋友之间的玩笑，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这个号码也不该给。

晚上，我偷偷从枕头底下把电话手表摸出来。那时候我没手机，平板也在父母房间，但我偏偏就是想打这个电话，哪怕只是一分钟。

电话响了，接通了。

「喂？」

「小 K，是我。」

「嗯，我知道。」她那一头好安静，好像躲在被窝里压低声音，「你.....想我了吗？」

那一刻我说不出口。

我们什么都聊，什么都不聊，一直挂着。

时长：**1 小时 13 分 14 秒。**

那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好像一场青春的讽刺。

1：我；13：她和别人；14：情人。

.....

第二天醒来，我从被窝里伸出手表来翻看，没电了。

我又去爸妈房间拿我的平板，竟然看到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头像是个情头，画风和小 K 差不多。

我第一眼愣了，心里咯噔一下，有点紧张，有点本能地想逃避。

申请备注两个字：「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个 ID。

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别人，是 ZhJun。

他加我好友，要说什么？

质问？警告？挑衅？

我盯着那个申请，看了十几秒，没点通过，也没点拒绝。只是关掉了页面，心跳莫名有点快。

我不知道他知道了多少，也不知道她对我说过什么。

但我知道，我们已经站在一条她不想表明、我不敢越界的线上。

而这条线的另一头，是他。

那一瞬间，我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

我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点了通过。

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吧？

而且，我知道，哪怕我不理会，他也会找到其他方式来逼我面对这个问题。

好友申请通过后，没过多久，ZhJun 就发来了语音。

我点开一听，声音里夹杂着怒气，几乎可以听见他牙齿咬紧的声音：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一直在挖我墙角，瞎搞什么？你以为自己是谁？是不是觉得自己跟小 K 有点关系，就可以这么……？！”

他的话语像是用刀子刺进了我的心里，每一个字都让人心生寒意。

他几乎是在咆哮，好像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偏偏是我。

我听得心跳加速，肚子一阵阵翻滚，简直不知道如何回应。

这种感觉让我几乎想要删掉他，关掉一切，装作没发生过一样。但我知道，这不是解决的办法。

这种局面，不早晚都得面对吗？

“你丫再敢碰小 K 一下，我真的忍不住了！下次我见一次，你星期五下午你就别想走。”

语音里的气息越来越粗重，他甚至没停下来喘气，继续气愤地咆哮着。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心里一阵空洞，已经快感到麻木。

根本没有心情去反驳，或者解释什么。

一切的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只好深吸一口气，手指轻轻抚过屏幕，点开了小 K 的聊天框，选择了**删除好友**。

这是我在心里最沉重的一次决定。

删掉了她，删掉了那个和我在一起，曾经让我心跳加速的名字。

“对不起，小 K。”我几乎听见自己内心的低语，但这一次，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句话的重量。

也许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甚至连一点勇气都没有。

但面对这个局面，面对这个愈发复杂的感情纠葛，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我没有力量去拉住她，也没有资格去说些什么。

我看着那个聊天框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剩下，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实际上，我知道，她始终在我的记忆深处。

“没有办法的事。”

这句话如同定心丸，却也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吧。

每一步，都踩在了别人留下的伤口上，每一步，都是一次自我妥协。

只是，我不敢再问自己，这一切，值不值得。

今天中午，Zhouer 突然凑过来说：“Aururo，那个 ZhJun 说他要找你。让我转告你，放学就在宿舍门口等他。他说有事要和你谈。”

我一听，整个人一下子就紧张了，心咯噔一下。

什么“有事”？不就是来找茬的吗？我又不是没见识过这种场面，他要是动手我怎么招架得住？

我咽了咽口水，说不出话来。脑袋一边转一边冒汗。

“我不敢去啊。”我低声说了一句，仿佛是对自己说的。

下午放学，我照常从侧门溜了出去。

但就在我走过校道边的林荫道时，我一眼瞥见宿舍门口那边站着一个身影，穿着黑色外套，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不时地抬头张望。是他。ZhJun。

果然他在等我。只不过，我运气不错——他没看到我。

可我一边松了一口气，一边又感觉胸口像被石头压住了。

我看见，小 K 也从教学楼那边走出来，跟他并肩站着。

他们靠在栏杆上，头靠得很近，说着什么我听不清，但她的笑声断断续续传过来，像刀子在我心上划了一道。

那一刻，我不想看了，真不想看了。

我头一偏，掉头走了。但越走越难受。

心里压着一股气，乱糟糟的，像要炸开。

我决定去找 Lily 老师。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说：“老师!!! Kolaoujo 的男朋友要真实¹⁰我。”

她放下手上的东西，看着我：“怎么了？”

我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老师，我可能要被真实了。Kolaoujo 的那个男朋友……他说要来找我，说要捶死我。”

她皱了眉头：“你和她又有什么矛盾了吗？”

“没有……我没有和她吵架。但她男朋友可能误会了点什么。我真的怕他会动手……”

老师点点头：“好，我等会儿找她了解一下情况。”

¹⁰ 真实：当时道夫中学的德育处主任把真实看作整死的谐音，老师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我坐在那儿，脑子一团乱。

感情的事，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是真的到头了吗？

我不敢多想。只想这个人，别出现在我面前。

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晚上，我听说 ZhJun 竟然直接来了我们初一男生宿舍——

一间一间寝室去找。

好在那时候我没在宿舍，刚好留在教室上课，才算“逃过一劫”。

不久之后，Lily 老师又来找我。

她轻声说：“我已经和他班主任确认过了，他是回来拿个请假条。你别怕，放学后找几个同学一起走就行。”

我点点头，但心里却越来越乱。

如果他只是来拿请假条，那为什么还满校园找人？

对面班主任就不管管吗？他一个刚出事的学生，怎么还这么嚣张？

到底是他们惯着他，还是没人真把我们这些人的安危当回事？

我不敢再说什么了。

只觉得自己被卷进了一场荒唐的漩涡，既无法挣脱，也无法反抗。

只能把心一口一口吞下去，埋进肚子里，不让它发出声来。

就这样，一切仿佛慢慢归于沉寂，

可我知道——这场风暴，其实还没过去。

EEP 4 番外尾声：未完成的工笔画

后来，Rain 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说实话，当我遇见她的那一刻，我真的以为——一切会慢慢好起来。

毕竟她很热情、很主动，聊天时语气轻快，话题永远接得住，仿佛不管我说什么，她都愿意听下去。

那种感觉太像“被需要”了，也让我开始误会——是不是，她就是我一直等的那个人？

我太天真了。

就像以前我们在学校，总是一直在互动，疯疯打打，又笑又哭。

我当然心动了。谁不心动？

在那种灰暗又摇摆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愿意给你光，让你笑，那就像救命绳一样。

可后来我才发现，我只是她日常体验人生的一环而已。

Rain 追求的根本不是所谓的“安稳”，她想要的，是**永远的新鲜感和不断的刺激感**。

她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

「我就是喜欢那种心跳很快、刺激一点的东西，稳定太无聊了。」

11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在她眼里，我是“太稳了”的那种人。

¹¹ 原话不是这样的。

是“稳定得无聊”的类型。

哪怕我一直以为她的靠近是爱，其实不过是一场“对乖人实验性的接触”。

唉，也不能怪她。她只是更诚实，我却一直在自我欺骗。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见了 Kumeow。

她真的很好。

特别温柔，说话轻轻的，有一点害羞，但眼神里从来没有轻浮和玩笑。

她不像 Rain 那样耀眼，也不像小 K 那样烈得灼人，但她就像是一杯温水——你靠近她，会不自觉安静下来。

有那么几次，我有冲动想靠近。

但我没有。我真没敢。

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玷污她。

她太干净了，干净得让我感觉——如果我去靠近，会把我身上的浊气传染给她一样。

我那时候心里藏着太多乱七八糟的事、太多对人性的怀疑和破裂，不敢靠近她，是因为我怕自己不配。

另一方面……我也有些现实的顾虑。

身边的环境，太吵了。

谁和谁有点关系，谁又在背后嚼舌根，谁和谁走近一点，马上就能传出一堆话来。

我怕我靠近她，她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拉去审视的对象。

所以我选择沉默。

选择把那点喜欢藏在心底，藏到连我自己都快忘了的程度。

一切的走向，在那个晚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小的转机。

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也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未来，毕竟之前的事情已经搁在那里，一直都没法翻篇。但偏偏，就是她——Kolaoujo，给我打来了电话。

那晚我正躺在床上，耳机里还放着歌，忽然手机屏幕一亮，是她的名字。

我愣了好几秒，才滑动接听。

“喂？”

“嘿……好久不见。”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熟悉，那种掺杂着一丝撒娇、又带点不确定的语调，让我有点恍惚。

我们先聊了一些客套话，说了点日常，她问我最近在干嘛，我说在写点东西、学点编程。她笑了一下，说我还是老样子。

然后突然，她像是憋不住了似的，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认真：

“请问你，在你们班……有遇到新的喜欢的人吗？”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

这个问题，太突然了。可怕的是，它不只是一个问题，而像是一种试探，一种带着旧情绪回头望来的目光。我沉默了几秒，大脑快速运转，最后还是用了一个带点自嘲的答案：

“没有……我们班那种环境，谁要是谈起恋爱来，感觉不是被人闲言碎语，就是平白招烦恼。”

“哦……”她轻轻应了一声，语气里听不出情绪，像是有所失望，又像是在掩饰什么。

她顿了几秒，忽然又问：“那……你，有想我吗？”

我咽了一口口水。

这问题，更难答。

“你要我怎么说？”我有点心虚，“Maybe...Maybe。”

她像是笑了，但又像松了口气：“那你就是有想我啦。”

我没说话，只是低声补了一句：“我也想你。”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然后她说：“那周末出来玩嘛？我来找你。”

我其实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

不是我不信她，而是她以前太常放我鸽子了，说得好听，到点不是各种理由拖掉，就是人间蒸发似的没影了。

所以我当时只是“嗯嗯”了几声，嘴上答应，心里却觉得，多半又是随口说说，聊完就没下文了。

第二天傍晚，天刚开始暗下来，云层低沉，像压着我心头的什么。

我还在桃源居的黑网吧，屏幕前反射着我脸上的光，耳机里是嘈杂的枪声和语音频道里陌生人的叫嚣。手机屏幕一亮，是她的信息：

“我快到了，出来一下？”

接着是一张照片。

她就站在我小区门口，背后是商店还有公园，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甚至能想象出她站在那里的神情，是等人时特有的那种微微踮脚、时不时左顾右盼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也许我早就知道，如果我这时候出去，我和她之间就还有一个可能。可是.....我回复她：

「我待会儿就要回鲁登道夫了，出来不到了。」

一个初中的地点，一个明知她听不懂的借口。实际上我就在十分钟步行的地方，网吧里，耳机一摘就能听见外面电动车鸣笛的声音。

她没有再回。那一刻我明白她真的失望了。

她真的来了，可我却没出去。

那次之后，我们还是走到了终点。或者说，是我亲手把这段路堵死了。

真正的导火索，其实是 Rain。

我和 Rain 那时候互动很频繁，她是我精神寄托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会互相发段子、写点有点暧昧的小作文，甚至连晚安语都成了我生活的固定仪式。Kolaoujo 知道了。

她没骂我，也没说重话。

她只是说：“你跟她也太亲密了吧。”

我解释：“她就是朋友。”

她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我吃醋了，但是朋友之间的吃醋啦。”

但我们都心知肚明——那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吃醋。

只是，我也从来没揭穿她。她有新的男朋友了，这件事我早就知道。

我一直装作不知道，只是不想把所有东西撕开。但在那天，她失望离开的背影和这句“朋友之间的吃醋”，像是把我整个心都掏空了。

我想说的，从来没说出口——

“你已经有人陪了，不用再惦记我了。”

我们曾经真的很甜，那种不需要确定关系，却每一次碰面都像全世界只有对方的甜。

我们也真的可以再发展得很甜，她愿意为了我来小区楼下，她会问我有喜欢别人，她会说她想我。

可我没那个勇气了。

Rain 那时候有男朋友，她却还来跟我玩暧昧，我被骗得好惨。

我怕了。

我承受不起第二次那样的伤害了。

哪怕我心里其实知道——Kolaoujo 不是 Rain。

哪怕我其实很想回她那条信息，告诉她：“你等我十分钟，我马上下来。”

但现实不是小说。

我留在了网吧，留在了那个永远不会出口的借口里，也留在了那段无疾而终的故事里。

后来我们就没再认真说过话。

再后来，她换了头像，换了朋友圈的权限，连备注都变了。

我看着聊天记录里她那句“我也想你”，和那张她站在我楼下的照片，一遍遍点开又关掉。

好像一切都还在原地，可我们都已经走远了。

后记

在写下《Fall Chopin》的时候，我没有设想过它会被谁完整读完。

它不算一部小说，也不算是一份日记，更像是一种不知如何表达的情绪泄口，把一些青春期的混乱、心动、挣扎、误会、试探……统统揉进了故事里。你说这像个梦，也行；你说这是真事，那也不是全错。

这个世界有很多故事都是碎片组成的。有人轻描淡写，有人小题大做，有人早就忘记，有人却偷偷记了好久。每一段互动，每一张纸条，每一句玩笑话，在某个当事人心里可能只是随口而出的瞬间，但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就是整整一章的起承转合。

我不想把它写成一封情书，也不想当作一段控诉。它更像是：当我们回头望，看到那时的自己，有多不成熟、多孩子气，却也有那么点真诚、勇敢、甚至让人心疼的坚持。

你可能看到一些影子，有些人熟悉，有些人陌生。但无论是哪一位，都不是简单的符号。他们都在长大，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Fall」——不是堕落的意思，更像是「秋天」一样的慢慢凋落，也可能是「fall into」的那种不自知的陷落。

至于那个名叫 Chopin 的人，他当然不是肖邦。他只是一个用键盘敲字的人，把真实的思绪变成虚构的节拍，奏出一段略显笨拙但独一无二的旋律。

你问我有没有 BE（Bad Ending）？我觉得没有。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句“喜欢”就能收尾的东西。

我们有时会分开，有时会冷淡，有时会走散，但只要这段经历被好好记录过、思念过，那它就不会白费。

也许你在其中看见了自己，也许你没看懂任何事，但那都没关系。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感谢你愿意翻完这些文字，无论你是谁、在哪、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我不求你记住这里的谁，也不求你对任何片段动容。只要你知道——青春故事之所以动人，并不是因为它永恒，而是因为它总会结束。

谢谢你。

——《Fall Chopin》

关于 AB 两个版本的区别

- **A 版** 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相对节制克制，删去了某些涉及个人情绪过于强烈的内容，也淡化了对个体角色的指责与评价，更像是写给“自己”和“回忆”的一本私密回忆录。
- **B 版** 是更完整的版本，它囊括了更多更复杂的细节与情绪起伏，包括未公开的部分笔记、冲突、误解与失控的瞬间。相较于 A 版，它更尖锐、也更真实，但未必适合每个人看见。

两个版本里的人，都是同一个人；只是，有些版本是留给自己看的，有些版本，是给世界看的。

——写在最后。

在 <https://qiannianhz.github.io/HuiLan/> 上了解更多小说的背景信息与 AB 版异同。

反馈建议：lebaor0222@gmail.com。

以下是 B 版修补的内容：

1. 删除了 The Fall Chopin 第一页“坠落的肖邦”的汉语译名。
2. 增加了第四部分的内容。
3. 增加了第五部分后续的想象内容。
4. 把原来的第四部分放入第五部分。
5. 扩充了第六部分的内容。
6. 修改了“尾声 水墨画”的结局。
7. 添加了 Encore 番外篇的内容。
8. 修改了第三部分部分互动的细节，添加了一句话。
9. 修改了第一部分的引入，使其深情不再那么夸张。
10. 在第二部分添加了更多表白前的互动内容。
11. 修改了首页展示 Web 界面的介绍。删除了 Opening 界面的二维码，并调整了二维码的位置到前言区域。
12. 多了两位女主，符合 HuiLanBoss LeBaor 的作风。
13. 移除并重新写了 Rain 所创作的内容。
14. 修改了信息栏目，使其排版更加美观。